

林娟娟

2
857.64
8035

980557

复旦大学图书馆

林 娟 娟

金 滿 成 著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 9 2 9



FUDAN JEZ0000057244F 复旦图书馆

1928 10 1 初版
1—2000册
1929 5 10 再版
2001—4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序

—— 致林菱女士的費句話 ——

菱，謝謝你的意見，半年以前，你就撰定了我這本小書的題名，使我懷疑不決的問題，因為你的聰明，而一下決定了。因此我把這小書獻給你，留作一個紀念罷：一無長物的我，除此而外，再沒有別的贈禮了。

你現在還好麼？離開我以後的生活，總比較快樂些罷？總不至於如我一般樣的無聊罷？三個月不

見你的來信了，我的印象，在你的腦海深處，想來已經完完全全地不存在了罷？唉！

我到了這揚中小地方，住在一間破廟裏；夜深人靜的時候，月色射在荒草的坟上，冷浸浸的寒風從窗上吹來……這些印象使我立時感覺到死的恐怖和歡喜。我披上大衣，提起精神，開開破廟的破門，跨步走到了那死人的國度；我自己一方面雖然有無限的勇氣去尋死，但一方面那心的恐怖仍然是不曾一刻減少的。我怕，我的神經失了作用，我覺得有無數的鬼手已經捏緊了我的咽喉，要我同他到他們的坟墓裏去。

“早或晚是要去的，用不着拉拉扯扯罷？大家客氣一點！”我顫聲似乎這樣說。

“放了他罷！”一個和善的鬼的聲音。

我出了一聲大汗，我醒過來了；白楊樹在墓旁蕭蕭地作響，蘆葦如波浪一般的攪動；月兒已經西偏了，四圍並沒有甚麼鬼的影子。我站立着的地方，雖然是一座新墳的碑前，然而那死者的安靜，是在那毫無聲息中，值得令人羨慕的。

“我這樣擾動，他大概會笑我的愚蠢罷！”我這樣想了。

是的，菱啊，他是會笑我們的。這生命和死亡，不是比任何平常的事物還要平常麼？

我慢步從荒草地裏回來，路上有一隻小狗叫了幾聲；然而牠看見了我以後，反倒跑開了。牠疑心我是鬼罷？哈哈，我不禁失笑了。——進了廟門，入了臥室，月光射在帳頂上，臘燭都似乎顯得不亮了。這孤獨的生活啊！

記得是兩年前的一個冬天罷，那時候我們都還在那苦寒的北京；一天晚上，我走到了你們的客廳裏。談了一陣，我快預備動身回舍的時候，外面忽然起了大風，下了大雨；我於是暫時不能走了。我們彼此不說話，靜默了一會，你突然發生了一個意見，你要我寫一首小詩來送你；我於是順便握着筆管，寫了下面的幾句：

我信筆寫幾個字，
兼牠來送給你；
既不含甚麼詩意，

更不成一種敬禮！
只能紀念着，
紀念着一種平常的友誼——
寒風蕭蕭，
冷雨淅淅，
黑沉沉的夜裏！

這印象在當時是萬分平常的，然而現在却成爲我最甜蜜的回憶了；啊，這一去不再來的生活啊！菱，你還記得麼？大概是忘了不少了！

人生有甚麼意義呢？我們只看見一些印象，如演電影般地，很快地跟着時間之神過去了。那些印象與我們留下的，是一種形容不出來的滋味；這滋味，有些似乎是甜蜜的，有些又似乎是苦澀的，有些又似乎是酸辣的……然而有何關係呢？過去的終於是過去的；我真要如那位小姐哭魚兒的聲調一樣地來哭我自己了：

“一片片的過程，
都是不堪回首處！”

蹉跎了歲月，蒼白了華髮，冰冷了熱情，蹂躪了人生，糟蹋了自己，看啦，這樣就是你的一個所謂“最好的朋友”的生活情態！給他的同情麼？這人太值不得人同情了！不給他的同情麼？你又大概不忍這樣殘酷罷！

臘燭已經燃過了大半，窗外的月兒，已經要回她的故鄉去了；我獨坐在這小屋中，毫沒有半絲兒的睡意；我斜倚在床沿上回思過去，同時就夢想將來；不，不是回思過去和夢想將來，我是在細嚼這生的滋味啊！

“生命是短促的，
有一些夢而已！”

偉大的英吉利詩人啊，你怎麼說出這類的話來了呢？你的生活大概也是與我一樣不幸而無聊罷？你唯一的安慰，也許就是這夢罷？是的，我們的極樂世界，我們的理想國度，是只有在這夢中才存在過的。雖然是孤寂的屋子，然而因為有了夢，因為有了夢的世界；我的愛人，我的最親愛的朋友，我的母親，我的姐姐，都圍繞着我活動起來了。啊，

親愛的人們，你們不要喚醒我罷！我願意沉醉在這裏面，你們該寬宏地允許罷？

“最親愛的，
睡罷，睡罷，
明天還有的日子！
有的是快樂，
有的是歡喜，
有的是稱心和適意！
來了，來了，
明天的日子！”

草屋中的雞聲果然啼了三四遍了；月兒也果然回了她的西方去了；的確明天是到了！然而所謂快樂，所謂歡喜，所謂稱心和適意在那裏呢？一抔黃土，半林紅葉，圍繞着我的陋室的不是照樣的淒涼景象麼？這“明天”與今天不同的地方在那裏？攬鏡看，又添了幾根白髮；這或者還是事實。至於所謂未來的幸福這東西，一到了太陽出土的時候，我

們究竟證明了它到底欺騙了我們。希望麼？等着看罷！

菱，這就是我在這鄉間生活的普通情態和感想；我每次到了寂寞得不堪的時候，我十分想到那繁華的都市來見你們；可是我幾次都走到了揚子江邊而望着那滔滔之水退了轉來。我不知道我爲甚麼忽然對於渡江如此其畏懼；我想到，無論甚麼船，早或晚是要沉下水底去的；設或不幸而淹死的就是我，這世界不是完全毀滅了麼？我的希望不就完了麼？我怕死，我是個怯弱者啊！菱，你該不笑我能；我們既然不是中世紀的騎士，既然不肯把生命的結束拿去放在無意識上面，所以這過江落水的印象是使我怕的。因爲這，更進而不敢向我的仇人有所報復了。一切的誤解，刻薄，冷淡，殘酷，無情，負義，忘恩，輕視……都加在我的身上，我都忍受着；人類就是如此生活着的，換句話說，如此生活就叫作人生；有甚麼大不得了！自以爲他的生活可以抱悲觀的人：我給他一個微笑；自以爲他的生活是值得樂觀的人，我仍然給他一個微笑。我的微

笑，包含得有譏刺也罷，有同情也罷，有深刻的悲哀也罷，……我自己是解釋不出來的。深知我的菱啊，你覺得怎樣？

在前二三年的時代，你知道，我對人生，也照樣地懷疑，憂傷，苦悶，無聊，不幸，也與現在的程度一樣深；然而那時候有一種理想，以為這病症是缺乏愛情而來的；所謂愛情這東西，是包醫萬病的良藥；一有了它，萬事一齊都可以解決了。——不幸啊，經過一個短時期的戀愛生活後，才知道從前的理想完 錯了。人羈的不幸，所謂“人間苦”這東西，不但不是“訂婚，結婚，生小孩，”這類的遊戲事體可以解決，即使圓滿的，不受社會牽掣的，合乎最高原則的戀愛，也幫助不了我們許多。我想起你對我說的話來了：

“你爲甚麼這樣蠢呢？一定要愛人！一定要愛人愛！”

是的，我是蠢過的；現在我稍稍不蠢一點了；我明白了人生的無聊，是差不多毫無解決的辦法的。兩個愛人見面，除了談一些無謂之談話接吻而

外，差不多沒有別的事可作，我們自然不必責備他們：因為造物與人類定下的把戲，反正只有那幾套。我的祖父玩過，又遺傳給我的父親；父親遺傳給我，我遺傳給兒子孫子；兒子孫子毫不改方式地傳下去……看啦，這就完成了人類的工作！

羨，你的見解如何？我知道你又不高興了；你每每勸我，叫我不要把這無聊的人生翻來覆去地想，你怕我想到了悲觀的路道上去，你怕我——一個在你眼光中極端不幸的孩子——過甚的痛苦，你想用這種最高的友誼和溫存，來安慰我，來使我在一種幻形的享樂中沉醉下去，使我不致於有 desillusion 的痛苦；唉，我多謝你的熱情啊！然而我如何能不想呢？當其這四圍的生活苦苦地壓迫了我的時候，當其我穿着黑衣在地獄中走來走去的時候，當其那愛過我的人還來懷疑我的時候，當其我保留着一個純潔的朋友，別人還想設法分離我們的時候！天啦！……

朋友，你也不必為我鳴不平！我是值得人同情的，正如我前面所說；你該替人類鳴不平啊！

可愛的冬日晒在我的床上，天空中有了你愛看的一塊一塊的藍色的雲彩，枯枝上雖然大半是黃葉，然而在這朝日照耀着的時候，仍然有牠的美的姿態。我感着這自然的美，我想起了沉醉在藝術生活中去了的你來；我執筆寫此。這時候，你在作甚麼呢？也與在北京時一樣在那裏看魚罷？也在那裏親自用水澆海棠花罷？不，時間還早，還不曾起床罷？還在梳頭罷？還穿着那雙紅絨的拖鞋罷？還在吃點心罷？已經在開始臨陶夫人碑了罷？……這照我床頭的日光，也照着你的書棹在罷？朋友，我對於你的關係，可以說沒有關係，就只有我腦海中想像的影子，完了！

這一本小小的作品，有甚麼價值！然而我之所以要贈與你的原故，除上開場說的因為名字是你取的而外，還有一點小小的理由：就是這裏面我設法裝進去了一個墮落者：林娟娟的墮落，（與及因她之墮落而犯罪的林二哥，）都各有各的良心上不

得已的苦衷，我們不但不應當責備他，還應當給他以十二萬分的同情。理想要他們高尚，社會可要他們墮落，那有何法呢？

站在自己的環境裏，戴着有色的眼鏡，去批評另一環境中的失足者；這彷彿與責備誤飛墜水的鳴蟬不會游泳是一樣的笑話；自己帶着姨太太在街上跑來跑去，責備別人講戀愛，這都是不通到萬分的思想；然而社會畢竟是容許姨太太的，因為有過一張紅紙上寫過一些字；社會畢竟是反對自由戀愛的，因為它不曾往官廳立案！人類是蠢才，人類願意受符號作成的契約的束縛，而不願意受良心的趨使而作一件事啊！

自然，還有一般人，遇見有了一種社會問題發生，他便很熱心地拋開了他自己的地位，而細心地去考查那事實：類如自殺這類的東西，他更要去尋求牠的前因後果，用所謂“最客觀”的眼光，去判別牠的是非曲直。這般人，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比前者都高明得多；然而我覺得他們還是不可靠的，虛假的：因為客觀這東西根本就沒有；是非曲直還

東西，根本就無標準；於是所謂判斷，那不是笑話麼？

不，菱，社會問題發生了，我不要那旁觀者不負責任的談話，我要求的，是“同情”。用不着斷語。那件事果然攪動了你的心絃，激起了你的感情；你能哭，哭出來；夠了，夠了！我們所要求於人類的，夠了！就只這一滴眼淚，比一切的理論都有價值，比任何審判官的斷語都有力量，比任何戀愛者交換的詞語還要甜蜜，比拿破崙征服歐洲這類的事業還要偉大，因為只有它，這不幸的人類才得着過安慰；只有它，這不幸的生命才可以支持下去啊！

菱，贈你這本小書，就是要求你，為我所同情的人物，流一滴傷心之淚啊！

十六年十一月寫於滬中破廟中

目 次

序.....	1
林娟娟.....	1
王桂枝.....	65
活潑道人.....	79
外婆家.....	87
清明詩節.....	95
魚兒的命運.....	107
蜜蜂與蝴蝶.....	117
國慶日.....	125
三組.....	131

林 娟 娟

一

娟娟看了一看棹上放的手表，已經是十一點鐘了。這是他約定要來的時候，因此她很快的叫娘姨來替她梳頭。床上的被蓋還沒有摺，地下鋪滿了的是瓜子皮，這使她感受到稍稍的不舒服；然而娘姨的敏捷手腕，在五分鐘內就能把雜亂的屋子整理成有秩序的屋子，使她立刻又把這‘不愜意’放開了。

娘姨替她梳完了頭，然後打開了百葉窗；馬路上些少的行人聲，不斷地從窗中進來，使這晏起的人們尤覺得晨氣還在的樣子。娟娟戴上手表，穿上印度綢的上衣，單提花緞的大褲，在鏡中還看了自己一眼，於是她微笑了；這笑的意思，彷彿是說：“夠了，可以勾着他了”。

實則說，不用她今天早上的裝飾，她已早把他勾着了。前天晚上大世界中的情態，已夠人尋味了。夜深一點鐘的時候，他還不願意離開她，他緊緊握着她的手，要求她允許……她終於拒絕了他，藉口說她家裏還有一般朋友在那裏打牌，太不方便，他很失望地離開了她。

果然不出她之所料，昨天他就與她寫了一封信來說今天十一點鐘他要來請她去遊半淞園。現在已經是十一點半鐘了，他怎麼還不來呢？她略略有些不能忍耐，於是走到窗前去望了一望，又無意識地轉來了。

樓梯上有腳步聲：啊，他來了，他來了。

“你說十一點鐘就來，這時候已經十二點了；

怎麼說！”

“受罰好不好？”他很輕狂地說了。

“就罰你跪在我的面前！”

“還不到這樣程度罷？”

一月之內，至少要抱着五個新認識的男子睡覺的她，也不免臉上有些發紅了。因此她含嬌嗔地說道：“呸！”

“娟娟……”他又說。

“甚麼？”

“他在家不在？”

“誰？你問的是誰？”

“你那個懶蟲二哥。”

“細聲一點，他還沒有起來呢！看把他弄醒了，他又發氣了。他一天到晚沒有職業，也沒有快樂，睡覺就是他的職業，就是他的快樂。”

彷彿果然是他們的聲音把懶蟲驚醒了。他在間壁的床上發出一聲咳嗽聲；但不久又很安靜了；在娟娟的房中，還隱隱可以聽見她的呼息。

懶蟲，這是娟娟從前的顧客給她這位可憐的

二哥取的綽號。現在他們——娟娟和她的新顧客馮新野——就把這名字拿來作為談話的資料了，新野的意思，以為在懶字下面還要加一個吃字；但娟娟以為一個懶字，對於她這位無用的胞兄已可以形容盡致了。

他們談論了一陣，已經是娘姨送上飯來的時間了。新野驚訝的說：

“這樣快？我們不是要到半淞園去麼？”

“現刻已經兩點鐘，吃飯再去了。”

“他呢，叫他起來同我們一起吃麼？”

“管他作甚？”

間壁的床上，又有一些聲響，但是幸福充滿了這兩位新知交的心靈，他們是聽不見，甚至於看不見圍繞着他們的一切的。他的目中只有她，她的目中只有他啊！

飯和湯是娘姨自己作的，只有菜是外面叫來的。這是這一類的私娼人家普通的辦法：有客的時候，在外面叫菜；沒有客的時候，姑娘們自己就只喝一碗湯和一碟鹹菜就夠了。他們有時在外面去

尋生意，一直到半夜才回來，連湯都不得吃的時候，她們就用開水泡飯。她們的生活，大多數都是這樣節省的：因為她們究竟沒有許多錢，有點餘款就拿來製衣服去了。娟娟是自由的身體，面貌又生得十分秀美，她的生活，本來是可以充裕的；但她又不願意同伴們指責她浪費，又想存一點錢替懶蟲成立家室；因此她不但在飲食方面，十分澹泊，連娘姨她還不願意多用一個。她同她二哥搬在這新開的常春路來住已經五個月了，但她從來沒有隨使用過一塊錢；這我們可以知道她是怎樣一個娼妓了。

這天是她新近勾搭上不到一個月的顧客初來吃飯的第一天，因此她才暗暗叫娘姨在館子裏叫了兩樣菜：一樣是燒肉，一樣是魚。

新野略略地笑了。

“菜太少了，你笑菜太少了罷？”

“不是，不是！我笑你頭上的插針掉下來了。”

“討厭的東西，早不給我說。”

她對鏡整理了一回頭髮，轉過小棹子上來同

新野吃飯。雖然是初秋天氣，但上海還不曾減少牠的熱度；一吃飯的時候，格外熱得難堪。新野早把西裝上身脫去了，他同時勸娟娟解去她的裙子般的大褲，她一面解，一面望着窗外的天空說：

“你看天上佈滿了的烏雲，快要下雨了。”

果然，在他們飯剛吃完的時候，一陣陣狂雨下起來了。最初新野還站在窗前看街上亂跑的行人；不久，雨從窗上斜打進來，使得他不能不把窗子關上退回來了。

他一抬頭看見娟娟很美地在那裏作飯後的休息：粉紅色的裏褲，淡綠色的上衣而隱露着的兩個低低的乳頭十分引誘了他。他一躍上前去：

“娟娟 ……………”

“甚麼？”

他幾乎沒有等她說完的忍耐，雙手就抱着她，在她搓了粉的臉上接了一個響吻。她解開了他的兩手，照了一照鏡，臉上還有濕痕，於是羞澀澀地向他說：

“白日晝光，不難爲情麼？”

“不要緊，只這一回。”

娘姨進來收碗了。娟娟對他說：

“你去看看二爺起來沒有？給他送飯‘吃。”

“起來了，但是我剛見他下樓出去了。”

“這樣大的雨出去了？不會罷！”娟娟驚訝說。

“的確是出去了！”娘姨堅決地說。

娟娟也並不十分失望：因為好幾天來，他的行為漸漸變壞了。早出晚歸很沒有一定的時間，又不歡喜同她們吃飯。給了他的錢，又不知道怎樣快就用去了。這一天冒着雨出門，想必是他的大烟癮發了，有甚麼值得憂慮的呢？因此，她還是繼續她的生活，繼續引誘着顧客馮新野。

這時候的雨是越下越大了。他們去遊半淞園的計劃，完全不能實行。天氣很快地就黑下來，而大雨還不會完全中止。打開窗子一看。馬路上的沙子都被雨沖白了。遠遠的路燈下，站着的是一個穿油布雨衣的巡警。這時候的上海，可以說是另外一個上海了。遠遠地，遠遠地，雖然還可以聽見一些斷續的電車聲，然而那不過是遠遠的聲音罷了。至

于圍繞着娟娟和新野的四週，的確是像死一般的寂靜了，假如不是他們的談話，破了這過甚的沉默。

“宜昌我也去過。”娟娟的聲音。

“我們家現在已經搬到漢口去了。”

“我頂不歡喜漢口啦，甚麼東西都貴得要命。”

“上海不是一樣的貴麼？”

“上海嗎……”

“上海嗎？可以……”

“可以甚麼？”娟娟發急的問。

“可以吃好的，穿好的，”新野胡亂回答了。

這時候雨已住了，只是屋檐上還有雨滴的聲音。天氣忽然涼了下來。新野同娟娟吃過那頓澹泊的晚飯後，他們大家都覺得身上有些冷意。于是他向她說他要回去加衣服，明天再見了。

“你不會坐一會再去麼？”

“已經晚上十一點半了，還坐甚麼？”

“今晚上下雨，總是沒有人會來的……”

他當然是明白了。他于是借口说他冷，因此就

躺在床上去了。她也去坐在床邊。間壁的床上，忽然發出來一些呻吟聲。娟娟立刻高聲說：

“二哥，你病了麼？”

“並沒有病！”二哥抑制着他的呻吟勉強回答；過了一會，果然沒有聲音了。

娟娟繼續靠在新野的手腕上睡了。

“今晚上我在你這裏住，你高興麼？”

“呸，不害羞麼？”媚人的聲音。新野把她抱得格外緊了。

“你讓我關了門來好不好？”

新野放了手，她就下床去了。她下床去就把娘姨喊來，低低地和她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娘姨就在樓下拿了一些東西上來；但她把這些工作作完此後，立刻又下樓去了。娟娟關了門，更脫了淡綠色上衣，只剩下一件粉色的裏衣，裹着那兩個細嫩的乳房。

“已經一點鐘了，脫衣睡了罷！”她向着半眠的新野說。

他們都脫衣睡了；電燈上籠上了深藍色罩子，

全屋子也立刻暗淡了。娟娟上床後照例是先放下蚊帳，然後才揭開那不甚需要的被蓋，然後才睡在那男子的外面。她的頭幾乎還不曾落在枕上，新野已經雙臂把她緊緊抱着了；抱着第一件工作，就是在她各部嫩肉的地方接吻；而且一面解開她裏衣的鈕扣。

“娟娟……”他又用淫蕩的聲音叫了。

“甚麼？”娟娟較低聲的反問。

“哼……”

“呸，不要太難爲情了！才認識我好久？羞不羞！”

籐網的床，動得很利害，想必是他壓在她的身上去了。然而她還要故意地不肯，故意地掙扎，故意地擺弄他；他的心越急，她的舉動越遲緩；這終於使他說了。

“娟娟，我求你……”

“你要甚麼？快說呀！”

“我要……”他用手摸下。

“得，討厭的東西，等一等。”說完，她從他的身

下伸一隻手去把她自己的褲子脫了。半分鐘後，就不聽見新野的聲音

大致是事情完了。娟娟下床來弄得水響，盆響。這些聲音，在夜裏兩點鐘，格外使人聽得清楚。可是新野是睡着了；在這層樓上，還能預聞這些響動的，就只有間壁的那位呻吟者啊！

娟娟拿着一條溼手巾，進蚊帳去揩那弄髒了的草蓆。她看見新野赤着大腿就睡着了。她拉了她薄薄棉被與他蓋上，自己也在旁邊睡了。剛要閉眼的時候，間壁的失眠聲，甚至於說痛苦聲又達到了她的耳鼓。

“二哥，你還沒有睡着麼？”

二哥沒有回答她。她究竟不相信他睡着了。他向來都有一種固執而不理人的態度的，今天他一定又是和她生氣了；因此她把聲音放得更溫和一點叫說：

“二哥你是病了麼？”

間壁這時候連呼息的聲音似乎都沒有了。新野突然睜開那兩隻夢裏的圓眼，大聲說道：

“你們在鬧甚麼？”

“沒有，寶貝，你好好地睡罷。”說完，又是一個有響聲的接吻。

一切都靜了，只有馬路上時而有一些木板車的聲音，遠遠地送在夢中人的耳鼓來。娟娟對於這聲音是聽熟悉了的：她知道時間已經不早了。於是她也曲着雙手睡了。不到五分鐘，新野一翻身又壓着她的大腿。她不敢動，她恐怕再驚醒了這位新交的客，又有不少的麻煩；因此她忍耐着。她昏昏地睡去了，她就聽見哭聲，許多人的喧嚷聲；說是她的二哥死了。她來不及追問這死的原因，她就跑去抱着這位可憐的男子痛哭起來。突然有幾個巡警來捕她，說她謀害了她自家的親兄弟。不由分辯地就把她捉去了，立刻就要她去受死刑；她正在恐怖到萬分的時候，她眼前一切都變昏暗了……。她一下醒了，週身出了很多的汗，心房還十分跳動。她立刻叫醒新野；他摸着她汗溼了的胸膛說：

“天氣太熱了，你出了這樣的汗！”

窗外的天色，漸漸變亮了。她起來關滅了電

燈，用手巾揩去自己身上的汗；又重復去睡在馮新野的旁邊。這時候她是疲倦極了，不到三分鐘就睡着了。

二

當其娟娟睡在新野的手腕內睡得很熟的時候，正是我們這位可憐的懶蟲二哥最難堪的時候了。昨天他無意識地冒着雨跑在酒店裏去喝了酒回來之後，他就得了傷風病了。從夜裏十一點鐘起，直到現在——大致是早八點鐘了——他沒有一刻時間的熟睡。他三妹怎樣勾引她的頭客，這顧客怎樣和她接吻；他們怎樣吃飯，怎樣休息，怎樣上床，怎樣關門，怎樣打水，怎樣表示愛情……這所有的一切，他完全都聽見了。他越用力想睡着避免這聲音，這聲音越來襲擊他使他不能熟睡。他把薄薄的被蓋蒙在頭上，也完全沒有效果，反增加了生理上無限的苦悶。他的鼻子又不通，無論如何不通！他於是又失悔他今天不該那樣瘋狂，冒雨出

門去……

他開始責備自己太無聊賴的行爲，他再三想用理智去分析他精神上的錯亂……啊，他發現了！原來他昨天之所以要出去買酒呢？是因為他忽然感覺到一種空虛，不可填的空虛；這一頓不曾同他三妹一棹吃飯啊！這感覺的開始，無非是一點小小的失望：因為，怎樣？在他妹子的身子完全賣出去了以後，難道他還想，還敢想佔據她麼？所以類於這類的失望，對於他，早算是等於零的失望了。還有甚麼呢？自然，這一次是不同了，這一次他起了反抗了；但不同的結果也就是；失望，喝酒，得傷風病罷了。

好久以來，……就說兩年以來罷……他把一切都看清楚了；因此，他對於一切都不希望了。對於他妹子的生活，尤其是對於他自己的生括，他絕沒有想改善牠的決心。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天一黑匆匆地吃過飯就出門，在遊藝場中去勾引男子，半夜一點鐘才回來，就同他新來的男子睡覺，打水，洗手，接吻，送客……他妹子的這種行爲，他早已

看作比最平常的事物還要平常了。他對於這些，從沒有發生過一種高興或討厭的情感。他也覺得這是一種職業，一種而且對他有益的職業；因此，假如機會相當的時候：他甚至於還來見他妹子的顧客。他會把十年前的新思想拿來應酬來賓。別人雖然不會立刻就覺得他有學問，然而說他在過去的時間裏，曾用過一番苦工夫；這倒是累見不鮮的事實。

娟娟也相當地尊敬他，用一種真誠的，兄妹的愛來愛他。她所不滿意的，就是他的懶惰，他的無進取的心，他的對於一切無區別的態度。她之所以時常拿多量的錢給他，與其說是一種義務，不如說是一種憐憫。因為他，在那種與世無爭的，完全為社會忽視的生活中生活，實在太容易引起人的同情了。假如這人同他有所接觸。但是他自己倒不覺得他怎樣值得可憐，他對於自己的痛苦，只有一種泛泛的感覺。

可是昨天究竟有些不同了。他對於他妹子的行爲，向來不置可否的，昨天不知怎樣把他激怒

了。娟娟對顧客的一舉一動，都使得他非常痛心，非常怨恨。當其他聽見她叫他的時候，一種無名的忿氣，幾乎使他起床來抓着她的頭髮說：

“賤人，賤人；你污辱了我們的家庭！”

然而他畢竟沒有勇氣，畢竟不作聲睡了。現在想起來，昨夜的心理，實在有些奇怪。這關門聲，洗浴聲，不是與從前所經歷過的聲音一樣的麼？這上床聲，下床聲，生人男子呼吸聲；不是與一月，十天，甚至於兩天前的一樣麼？何以這次偏使他異常難堪呢？他把近日來的生活回思了一遍，他似乎已經找到了這病根了，雖然這病根未必就是真病根。

記得是好幾天以前的事，當其他獨自地坐在他妹子的室內的時，娟娟把馮新野引進來了。這是一個肥胖得可笑而舉止十分輕率的男子。他坐下後，很輕視地看了二哥一眼。娟娟還很莊重地介紹說：

“這是馮先生，這是我二哥。”

“這是你二哥麼？”說完，馮先生輕笑了。

在這種笑態中，二哥認為是受了極大的恥辱。

然而說不出來，也就彼此坐下了。不久，僅僅是飲過一杯茶後，馮先生就拉着娟娟抵着她耳朵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說完後，他又很獍惡的笑了；笑完後，他又含輕笑而且玩弄人似地向二哥說：

“二哥一天到晚只有替妹妹守屋子麼？”

這使二哥太難堪了。他於是紅着臉退出了他妹子的屋子。馮先生去了後，娟娟走來向他說：

“二哥，你總是這樣？”

“甚麼樣？”

“你總愛當着人前生氣。”

“我生甚麼氣！”

“不生氣，怎麼會把他得罪了呢？”

“誰啲？我得罪誰啲！”

“他，——馮新野！”

他不再說話了。不能忍受凌辱而離開了那地方，這叫作得罪人麼？是的，是得罪了他！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是娟娟的二哥，馮先生是娟娟的顧客，是有錢的人，是世界上之至尊至貴者。當然的，他不敢再說話了。

“你想，他究竟是……”

“三妹，一切我都明白了，請你不要再說了罷。”

從此，娟娟也不敢再提起這件事。他們彼此默默地離開了。一天過去，二哥的心中，仍然存着馮新野輕視他的觀念。只這觀念，想來就是他的不幸了。他覺得這世界沒有一個愛他的人，連他還保留着的唯一的親妹子，現在都成了他的敵黨了。從前他認為他妹子是賣淫來謀生活，他認為她對他還存着一部份最純潔的，別人不能佔據的愛，現在似乎都被剝奪了；娟娟不僅是賣了身體，連心也賣了；唉！

間壁的鐘打十一點了。他聽見娟娟起來洗臉，梳頭，搽粉，照鏡，穿衣服……穿好衣服後，她走在床邊去說：

“哈，還不起來！”她推了新野一推；“唉，起來啦！”

新野在床上發了一聲：“哼！”她於是又說：

“昨天下雨了，今天天氣真不錯，起來罷！半滯園，昨天已經沒去成了。今天一定要去！起來罷！”

談完，她又咯吱地，弄得他發出一種不成笑的笑聲。結果他是起來了。娘姨打水來服侍他洗了臉，早點是早已預備好了；他們於是坐下慢慢地吃。

“今天我們在半淞園中去照一張像，娟娟，你贊成麼？”新野說。

“當然贊成，不過你不嫌我長得太醜麼？”

“呸，天下頂括括的一個美人！還說醜？”他作出甯波人的口音。

早點吃完了。二哥聽見娘姨來收拾東西，聽見他們拉着手下了樓房。他心上似乎失去很重的負擔似的；但是他的痛苦很奇異的，彷彿格外深刻了。他自從聽見娟娟起來之後，他與小孩子似的，他等她，希望她來看他的病。他只要一聽見娟娟的脚步聲，似乎是在往他的屋子那一方走，他就覺得高興了。他預備有無窮的哀痛要向她伸訴；不料娟娟的步聲，時而又退回去了，這使他不免失望。現在娟娟是同他——新野——下了樓，他的最後的希望已經斷絕，他的不幸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他叫娘姨再去替他打酒，他說他因為覺得週

身太冷，想借酒發一發熱。娘姨把酒打回來了。他不下床把所有的都喝完了。他週身發燒得十分厲害，連眼珠都覺得燙熱了。他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經過了不知多久的心跳，喝了不知許多濃茶，他睡着了。

天亮的時候，冷月的慘光從他破爛的窗戶進來，彷彿是從醉夢中把他驚醒了。他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只是馬路上不斷的車聲，還證明這並不是深夜。他靜聽一陣，娟娟是還沒有回來。他起來站在窗前望了一望，忽覺一股寒氣，使他打了一個冷戰。他才嘗到酒醒後的淒涼了。他重復睡上床去，想借被蓋的熱力，來助他太冷冰的身體；然而無效阿！這時候，他忽然起了一種新意識，一種在他身上不曾經驗過的‘宗教意識’。他飄浮的心，現在忽然要求一種寄託。他沒有信仰的對象，然而他却向一種神祕的力懺悔起來了。

記得是前二年五月，他也與現在一樣的病了。可是那一次的發燒，却比這一次利害得多；四十度的熱度，據學校的醫生說，尙幸不曾熱到四十二度，他奈以保全了這一條性命。然而病愈後，一切事情都不能作；半年之後，剩下的一點家產，差不多被他自己吃完了；假如不是玉娥——現在的娟娟——能夠作點針黹來養他們自己，他們早成乞丐，也是意中之事了。

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不是：當時他母親死的時候，他已經在中學畢了業了。那時候，他的妹子才十三歲。他們還有一點家產，可以供給他們的使用，他們過了兩年平靜而且幸福的生活。在這兩年中。娟娟由他自己的指導，讀了不少的書，增長了不少的智識。

有一天，天氣異常寒冷，雖然是上海，也下了一些小雪。他同他三妹沒有錢買炭燒，大家關在又黑又小的屋子裏面如小孩子一樣哭了。門外有極嚴重的脚步聲，止着了他們兄妹的哭泣。

‘有人在家麼？’

“你出去看看！”玉娥向他哥哥說。

“我這樣窮相，我不願意出去見客，你出去好了！”哥哥反推妹妹說。

“我不是一樣的窮相麼？而且我頭還沒有梳，怎好去見人？……”三妹還沒有說完，外面又有聲音了：

“有人在家麼？”

這一句話很神妙的使他們兩兄妹不推託地一齊出來了。

“哦，原來是陸表兄；三年不見，聲音都聽不出來了。”

“我剛從杭州來，我打算到北京去進大學；我打聽到你們住在這裏，特地來看你們一趟。”

陸表兄不是來看“你們”的，是來看林三表妹的。林三表妹的母親，有一個大姐，嫁與杭州陸姓的。母親死的這一年，因為大姨母病了不能來，所以叫陸表兄來送喪。那時候，娟娟雖然才十三歲，但風姿却楚楚動人了。陸表兄大她七歲，與林二哥是同年生的。娟娟的母親在的時候，曾有過這種意

思；將娟娟嫁與陸表兄；但一則因為林二哥覺得年齡不甚相當而加以反對；一則因為大姨母還嫌他們太窮，因此兩下攔置。然而陸表兄在送喪的時候，却動了愛這少女的念頭。可惜匆匆地回了家，而自己的母親又與他定下了陳家的女兒作未婚妻；一切也就完了。

誰料他帶着一千元的用費從杭州轉上海而去北京的時候，會忽然想起三年前見過的玉娥來！他強烈地要求見她。從早上起，就開始穿他新製的衣服。這個鈕扣又反了，那條領子又長了……穿好衣服後還照了五次鏡子他才從旅館中很胆大地一直下了樓來；然而還忘了一件，換衣服的時候，把自來水筆放在不穿的那一件上面去了。下細一搜，身上又還沒有雪白的手巾；於是又匆匆上樓，又匆匆下樓去買手巾，總共費去了三點鐘的時候，這才算完了他的裝飾了。

他一進門後，明知道他們兄妹是在家裏，因為他聽見他們的說話，雖然沒有聽清楚。不過他總故意說：“有人在家麼？”意思是希望這五個字專指在

表妹身上去。

彼此見過面，道了一些虛偽的契闊而後，陸表兄不住地把眼釘在表妹的身上。她近來的確是長標緻了！雖然穿得破一點，雖然臉上有一些受了冷而起的黃縐，但她的風韻是不曾因此而減去的。陸表兄的確動情了。自從這天回去以後，他天天必定要來，來必定送他們許多東西。不久，他們這三位青年男女的生活，由陸一人的力量，變作快樂的生活了。看啦，這小家庭中甚麼也不缺少了，假如不是那客廳的陳設還有問題的話。因此有一天林二哥就說了。

“陸表兄，你看這墻壁，再要有一張字畫掛起來就好了。”

是的，就是那天晚上，一幅唐六如的畫已經貼上了。現在真是一切都不欠缺了。他們三人同在一齊的時候，總是講他們少年時代的經過；但於林二哥出外去的時候，這一對表兄表妹講些甚麼；却是很不容易知道的。

只有一天，事情是弄出破綻了。

門看見林二哥不見的時候，他走去坐在娟娟做活的燈下。說了兩個字：“玉妹……”以後，一下跪着了。這使玉娥又笑又驚了。這真是傳奇小說中佳人才子的故事一樣了。在陸表兄果然，果然是從今古奇觀上學下來的，因為他新近才看過今古奇觀。

“玉娥妹！”第二聲了。

她覺得真是被愛了以後，一下也跪下去了，抱着他的頸項說：

“你真是愛我麼？”

“我向天盟誓罷：海可枯，石可爛，此心終不移！”

又是小說上套下來的句子；然而却使玉娥十分快樂了。她覺得幸福走進了這小小的屋子；她一切繁華都不羨慕，只希望陸表兄永遠不離開她。

“你們真好呀！”林二哥突如其來的聲音。

他們倆都怕了；彼此紅着臉不敢說一句話。末了還是林二哥很鄭重其事地說：“害甚麼羞呢？……我來恭賀你們吃一杯喜酒罷！”

他們索性把事情公開討論了。他們甚至于談

到結婚的禮節的問題來了。可是他們忘了一件：甚麼時候？甚麼地方？這可憐蟲些，完全不會注意到啊。陸表兄是要到北京去念書的；結婚最快也得要六個月以後；然而在玉娥羞答答的口中說出來；彷彿就是明天的事一樣。她是不喜歡舊式結婚的：多麼拘束，多麼不好意思！

“新式就不拘束了麼？”二哥的意見。

末了他們談到結婚的許多小問題；那一家新夫人又把白紗拖在水坑裏面去了；那一家的新夫人又不會說話；那一家的來賓又鬧得最厲害，那一家的新郎又穿着長袍行西洋結婚禮；還又一個人，在東亞大酒樓結姨太太的時候，正夫人忽然來搗亂子，鬧得一場沒趣；那一家又怎樣長怎樣短……彷彿越被欺騙的幸福迷惑着的人們，他們的想像，格外豐富是一樣的。這時候，他們三人，都被幸福籠罩着了。第一，自然是玉娥，她覺得從此貧困的生活，可以完全解除了；第二，二哥覺得這是一種快事：把妹子嫁給一個有錢的表兄，而自己也可以因這表兄而尋到相當的職業……惟有陸表

兄是不說話，而且含了一些憂慮的樣子。

吃過飯後，他們彼此帶着酒醉的樣子各自睡了；陸表兄還是睡外間屋子，小床上。因為天下了些微雨，他不便回旅館去了。

一星期，陸表兄匆匆地跑來說，他明天就要起程去北京了；因為家中來信催他，而且這一次又有機會同着熟朋友一路。這並不是十分可驚的消息；雖然玉娥總露出許多兒女情絲來，表示難割難捨的意思；因為去北京，他們早都計劃過的：陸表兄先去住幾天，把房子找妥當，然後再快信——或者‘打電報’——來接他們。現在不過實行幸福中的第一步計劃罷了，有甚麼可悲的呢？這比如說是遊山玩水。陸表兄不過是一箇先鋒；他去發現了樹蔭，平地，流泉，……然後等着這兩兄妹去享受啊！不能同行，是生命中的波折；然而生命要沒有這波折，也太不藝術了罷。

陸表兄畢竟抱着決心去了，只剩下這兩位日日望信——或者電報——的兩兄妹。第三天夜裏，隣家的張媽來敲門，他們就疑心是送信的來了。

“你看，二哥，我說，果然信到了！”玉娥說

“沒有這樣快！”二哥說。

“哼，要是電報呢！我去看！”

電報也不會這樣快的，小姑娘，你錯了！你的情人去北京的時候坐的是海船；上了船後，又因為有風。過了一天半才起行。當其張媽敲你的門的時候，船才繞過了崇明島。他——你親愛的陸表兄，因為沒有坐海船的經驗，正在船艙內頭暈暈地一句話也不說躺在床上呢！他不曾思念到你，他思念到的是他的暈船病。他忘了你了，他欺騙你了，他一去就不再來看你了！北京這樣大一個城，不會孕育出一個愛陸表兄的女人來麼？她比你會說話，比你會裝飾，比你生得更美麗，勾引男子的手腕，比你還靈巧得多……這些印象，你就不會想到罷！

的確，玉娥是不會想到的；當其她看見門外站立着的是張媽的時候，她失望得來連招呼朋友的話也說不出來了。

張媽是來替她女兒借一把傘，她女兒明天是要同她表兄到龍華去。說到表兄二字，張媽又提起

陸表兄來，說他人品學問都好，這使得玉娥的心卜
黎卜黎的跳。末了張媽還講一段可怕的故事，說他
今天見到一個青年，樣子也與陸表兄差不多，坐在一
輛洋車上。不料汽車 來，一個讓不及，洋車翻
了，汽車把那青年壓死了！

雖然是寒春，這故事聽得玉娥出了一身汗。張
媽去了以後，她一夜都不能安眠。壓死的屍身，她
一閉眼就看見。“血流在馬路邊上成了許多黑塊，
看的人成了一個圈子，警察來分開一條路，命了兩
個人才把屍首抬起走了……”張媽的聲音，不斷地
還在她耳鼓裏震響，

第二天玉娥就病了，病中她越見思念她的情
人，她把陸表兄的像片拿去放在枕頭上，眼睛直直
地望着那像片出神；腦筋中不斷地思念他的來信。
這時候，假如有一個聰明的醫生，捏造出一封北京
天津來的陸表兄的信，她的病一定立刻就好了；無
奈在上海這地方，聰明的醫生大概是根本沒有的；
所以玉娥的病，繼續延長了七八天。

病好了之後，陸表兄的信還沒有來第一封；玉

娥漸漸地失望了，漸漸地感到他的不忠實了。但是她還是不斷地希望着。近一個月來，假如有人到他們家來，無論是她的哥哥在家沒有，她總是爭先恐後地出去招待着；希望由這些來的相識些得到一些北京陸明的消息：終于得不到，終于得不到啊。因為這些來在他們家裏的人，都是些上海人，都不認得陸明，而且對於北京都不熟悉的。

好了，有一天，林二哥在街上引回來一個親戚，是新從北京回來的。這是他們母親的堂哥哥，他們喊爲大舅父的；于是玉娥臉紅紅地說：

“大舅父，你在北京見到陸明表兄麼？”

“見到的！”大舅父說了。

“他還好麼？”玉娥再着答答地問。

“好甚麼！一天到晚同着女人在公園裏玩！”舅父說這話的聲音如雷般的響。“他母親寫信去叫他回杭州結婚，他也不肯回去。”

“他同誰訂了婚？”玉娥戰兢兢地問。

“你們不知道麼？杭州陳家的嗎！很有幾個錢，女兒還配得過。只是那小子，將來恐怕要對不起她

啊！’

玉娥再也不能忍耐了，她讓二哥在這裏陪着大舅父，她進小屋子中去哭了。

四

暑天過得已經快要完了；玉娥的相思病，由於絕對的失望反而醫治好了。可是他們兄妹的生活，畢竟一天一天格外窘困起來。林二哥不到三天總要生一次病，甚麼職業也沒有。家裏差不多好一點的東西都賣完了。他們兄妹守着這如水洗過的空屋子，不時嘆出一些聲音來說：

“怎麼辦呢？”

房錢是明天滿期了，假如所欠的十五元還不多少繳一點的話，房東即刻要請他們搬出去了。

“二哥，你還是起來出去看看能在你的朋友處借幾塊錢回來不？”玉娥終於無法說。

二哥慢慢起來，果然振起精神，穿着稍稍乾淨一點的破衣出去了。她一直等到黃昏，二哥帶着笑

容回來了。

“借到多少？”玉娥急迫地問。

“錢是沒有借到；不過得到一件好消息！”

“甚麼？”

“陸表兄回上海來了！”

“怎麼？陸表兄回來了麼？”

是的，陸明又從北京回來了，林二哥在馬路上突然見着他，坐着一個很快的車子，車子上帶了許多東西，快要回去的樣子。然而當其林二哥問他要到甚麼地方去的時候，他却說有人請他吃飯，他非常之忙要去；他叫林二哥先回家，他即刻就來。

玉娥聽見這消息以後，眼前一切都變了一個色彩；歡喜打擊了她，她差不多想哭出來了。不忠實的情人又來了！然而有甚麼大的希望呢？他一定是預備回杭州去結婚了，這還有疑義麼？唉！……不過她終於想見他：不知是為責滿他的不忠實？或者是為吐露她別離後的相思？她強烈地要求即刻見着陸表兄。門外有一些腳步聲，她都跑出去細看。遠遠的來了一乘洋車，她就以為是他。及至這

車子走到門前就過去了，或者不到門前就轉了方向的時候，她心裏又大大地失望起來。

雖然是夏末的天氣，但玉娥等到夜深十二點鐘還沒有消息的時候，究不免有些寒冷。她進門來胡亂睡了。在睡夢中，她還幾次因為老鼠的聲音突然地醒了。“他怎麼還不見來？”這樣的疑問，還存在她的腦中；唉，這可憐蟲！

天亮的時候，睡在床上的林二哥發出聲音來說：

“他沒有來麼？”

“誰呀？”

“陸長兄。”

“哼，不要再說了！”

房中又寂靜了一會。

“二哥，你起來去找他一趟好不好？”

“昨天他又沒有向我說住址，我在甚麼地方去找他！”

“二哥，你總是這樣疏忽！你怎麼不問他住在甚麼地方呢？——大東旅社是他前一次住過的，也

許他還住那裏罷！”

這一次他沒有住大東旅社，二哥已經再振起精神去找過來了。現在大概是完全絕望了。下午，或者甚至於是上午，房東就要來了，還得要想法子才可以過去！甚麼法子呢？最後一條路是去向和善的張媽試一試，借五六塊錢或者不難辦到，這事須得玉娥親身去一趟。她恐怕張媽又拉她喫午飯，這一次她等着二哥起來，他們共同喫過延命的稀飯再去。這時候，不知不覺已經是下午三點鐘了，天上下了一點含秋意的細雨。她梳了一梳頭，穿上一件勉強可以見人的布衣，她逕自上張媽家裏去了。張媽家有許多客，在廳子上打牌，女兒張三姐是同時在座的，她略略招呼了玉娥一下，仍然去顧她的牌去了。可是三位男客却不斷地把眼光向玉娥射來，這使得她頸項都紅了。

和善的張媽出來把她接待在內廳裏去，這才算解了她的危困。坐了不到十分鐘，玉娥就把來意說出來。張媽躊躇了半晌說：

“我去和他們商量看看。”

所謂“他們”，就是那打牌的幾位男客；張媽去和其中的一個，咕嚕咕嚕地不知說了些甚麼，立刻就拿了十元錢轉來而且向着玉娥說：

“這位劉先生真好，他不認識你，他聽見說你的苦景，他就願意借十元錢給你！”

玉娥不知道還是收這錢的好，不收這錢的好，雙眼望着張媽出神。“有甚麼客氣？林三小姐！”

張媽這“林三小姐”中，含得有力量，有諷刺，有仁愛，有同情，有殘暴啊！她使林三小姐終於想到了：那不幸的命運而把這錢收下了。她戰兢兢地把錢拿回家，一路上似乎有比貧困還不幸的東西隨着她一樣；當其她敲門喊一聲“二哥，我借着錢回來了！”的時候，她哭了。

自此以後，張媽隨時肯到玉娥這面來玩，也隨時肯邀玉娥到她家裏去。張媽雖然不是有錢人，但生活却很寬裕的樣子；她聽說玉娥家沒有飯吃的時候，她即刻就能夠送些米過來。這種寬宏，使得玉娥十分願意給她作一個女兒受她的支配。

大概就是因為這願意罷，玉娥在這個時期，學

會了抽紙煙，學會了打各種樣子的牌，學會了唱小曲，尤其是學會了同男子們開玩笑。她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起，怎生般就和劉先生發生了肉體的關係；她只記得這事是在張媽家裏作的。後來因為張三姐吃醋，他們漸漸把打牌的事業遷移在玉娥的家裏來舉行了。果然不久，林三小姐就變作了林娟娟，所有在她家裏打過牌的人，差不多都變作她的顧客了。

這時候的林二哥，除了睡吃而外，甚麼事情也不管。而且，即使管又管甚麼呢？失去了父母的孤兒孤女，被一切親戚朋友都捨棄了的一對青年兄妹，到了社會壓迫得沒有飯吃的時候，你叫他們作甚麼！唉！

娟娟的生活，一天一天的闊綽起來了。身上穿的是緞子衣服，手上戴的是金鋼石戒指和時式的手錶。至于吃的，至于睡的，至于遊戲的，無不稱心快意。可是林二哥的生活却一天一天的頹廢下去。雖然他妹子有錢，他並不曾自動地要過一次；即使娟娟給了他，他也隨意地就花牠用去了。他又不買

一件新衣服，他的耗費就是喫酒，抽大烟。

過了差不多一年，他們——甯可說她——因為感覺到生活上的需要搬在這常春路來了。這地方是介乎大世界與新世界之中，開開樓上的窗子，就可以望見跑馬廳的全景。樓下一所廚房，一間臥室，這是娘姨住的；樓上，一隔兩間，林二哥就住向裏的一間，一上樓就要從他門口經過；外面臨馬路的一間，自然是給娟娟預備的了。正中抵着二哥屋子的地方，新買了一架鐵床就放在那裏；搬家的時候還是春天，因此還用的是白布蚊帳。床上差不多有四床被窩還加一床氈子；兩個長長的枕頭，橫擡在摺在床頭的補蓋上。靠床的右邊有一個長方案，上面放了一個美麗而不準的鐘；鐘旁有一些茶杯之類。方案的旁邊，就是一個小小的，如洗臉架式的妝台；上面放的自然是水粉胭脂之類的東西。靠着這妝台旁邊，臨着窗子的下面，安了一把情人椅；這是預備客人喜歡看街上的時候，娟娟好去陪他的。正正對着長方案的對面，放的是一個高櫃。這是隨時鑰起來的；裏面，就是娟娟的所有了。

至於林二哥的屋子，那就大大不同了。一架三個木板的床，一張小小的方桌；在桌上，放了一盞煤油燈，燈罩已經早燻黑了。除了此外，還有一把方檯子。在床上，一床四季不換的破棉被！

看啦，在這一個屋子中，兩個主要的人物——，娟娟，林二哥，——生活是何等的不同啊！娟娟一天到晚是新世界，大世界，半淞園，喫大餐，引男子回家，招待，送客，明天再來……而林二哥的生活却只有是喝酒，睡覺，獨自地在馬路上看看來往的行人。然而他們——這兩個生活絕對不同的兄妹，却彼此有互相的同情在，有互相的希望。二哥希望三妹能找到一個忠實可靠的男子，嫁給他，了她的終身；三妹却希望二哥，在她還不會離開他的時候，能夠把家室成立起來。然而這些都不過是一場夢罷了。在未實現以前，他們只能彼此無法地生活下去。所以有時，因為天下雨的原故，各地方都沒有顧客到來的時候，娟娟或者是睡在床上，或者是直接到她二哥的房子裏去；這談話每每是這樣的：

“二哥，我們還是在南京的時候好；現在這樣

過下去，真沒有意思！”

“我也想搬回南京去，只是你的事情怎麼了結呢？”

“我也愁你的事情不能了結！”娟娟說。

“我有甚麼事情不能了結？”

“呸！”娟娟微笑了。

這是林二哥最甜蜜的時候：在這時候，他不但覺得他賣身的妹子可恨，他完全覺得她的可愛了。他沒有要求別的女性來安慰他的思想，他只要他的三妹，能夠永遠不離開他，同他過一種平靜的生活；看啦，這就完了！

一切事情都是不能如願的：直到現在止，娟娟作生意已經兩年了，還沒有夠三個月用的儲蓄。這含恥辱的生活要過到甚麼時候才止呢？唉！由一種疲倦，失望，就弄成林二哥的絕對悲觀來。悲觀的結果，是使他懷疑一切，對一切的不滿。他第一次見馮新野之所以異乎尋常地不能忍耐，原因便在此了；這同時也是這一天，他病倒在床上的根本原因了。

這時候，他把一切都歸罪于他的命運以後，一種強烈的死的欲望浮在他的腦際；然而寒熱症壓迫了他，使他絕對地想不出一種使生命立刻斷絕的方法來。他只有忍耐地希望着，這可憐蟲，希望着死神自動地降臨啊！

已經是深夜三點鐘了，林二哥聽見隔壁的座鐘敲了三下，一種大大失望的心情，不知不覺地使他哭了。娟娟還沒有回來！娟娟，今天你爲甚麼特別回來得晚呢？

五

“二哥，你還是起來出去走一走，新鮮些。”

——“我睡了幾天，現在雖然好了一點，但實在還沒有甚麼精神起來。”二哥說。

——“不要緊，我扶着你起來；一會老馮他要來了。我給你說，你不要拿出你的壞脾氣來；其實馮新野人是很好的。昨天他聽說你病了，他還想來看你呢！他對你並沒有意見。他今天很高興地要來

邀你出去逛逛，你就起來我們同着出去。好不好？聽見了沒有？唉，二哥，聽見了沒有？”

二哥是聽見了的；因為說話的娟娟是坐在他的床沿而且拉着他的手在，爲甚麼聽不見？不過二哥不願意回答罷了。娟娟如待小兄弟一樣替他把衣服拿過來，同時又找了一把梳子去梳他那半年不曾梳過的散髮；她對他的這種溫存，這種嫵愛，比起一個普通的愛人來，或者還有過之無不及。林二哥有些軟化了。靜默了好久，樓梯上笨重而討厭的聲又出現了。娟娟急忙說

“二哥，快些，快些，你看他已經來了！”

他——馮新野，——果然來了。這一天他穿上一身新作的巴黎時式的洋裝，可惜鞋是美國式的半截尖長鞋，與那細腳褲子配起來，犯一種美學上所謂‘不相稱’的毛病。雖然是新秋天氣，他戴的還是一頂草帽，這稍稍地有一點可笑了。

他一上樓，似乎早知道娟娟還在林二哥的房中，他直接就跨進去，開場第一句便是：

“林二哥，你好呀！”

隨後他就拉着娟娟的手，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然而這些話中，似乎含了一種和氣；在林二哥聽起來，都不覺得有甚麼討厭，因此他決意起床同他們出去走走，看看他的病會好一點不會。新野是非常奇怪地高興的，他甚至替他拿衣服，找帽子……

時候已經下午八點半了。馬路上燈火正在用勁地發亮；車子，人，是不休息地來去。他們三人，因為想沿着這跑馬廳散散步，所以直走到大世界門口都沒有坐車。娟娟是有長期入場券的，除開新野另外買了兩張門票，同林二哥擠一擠走進去。隔門最近的所在，人聲最多的地方，就是所謂‘白話新劇場’了。他們三人去找着後排的凳子坐了不到十分鐘，因為二哥的覺得太嘈雜，於是大家提議去露天電影場看電影。上了石砌鐵欄杆梯而後，一陣陣秋夜的冷風，只吹得林二哥不住的打寒噤。娟娟問他說：

“你冷麼？二哥。”

他含着憂愁仍然往前走，一句話也不說。

電影場是空空的，天上星光月色，一點也沒有，大概是快要下雨的樣子。他們三人在冰冷的鐵架椅上坐了一會，大家一句話也找不出來說的；只有林二哥隔一分鐘的喀嗽聲，波動了這沉靜的空氣。三兩組極有雅興的遊客，斷續地從他們前面經過，用一種輕視的眼光看着他們；意思說：

“今天要下雨，露天電影沒有了，你們還在這裏坐着作甚麼？”

果然，他們自己也覺得沒有甚麼意思，於是直覺地站起來走到雜耍場去了。因為新野的肚子有些餓，大家又走去大菜館去喫西番菜。

才把頭一樣湯喫過以後，新野的流氓朋友中有三個忽從旁邊過，並且招呼新野說話。

——“他是誰呀？”其中有個指着林二哥這樣低低的問。

——“哈哈……”新野笑了。

——“你不認識他麼？”另一個說。

——“誰呀？”

——“就是林娟娟的懶蟲二哥嘍！”

——“他從來不出來麼？”

——“從來不曾出來過！”

——“今天你爲甚麼把他帶出來了呢？”

——“我想同他開開玩笑！”

——“哦！”

——“哦！哦！”

林二哥，他縱然沒有聽見這些談話，至少他也猜想得到這些談話爲的是他。一種深刻的羞慚，用紅色在他的臉上表示出來。這時候，他再三地想離開這地方，然而幾次都被娟娟阻擋了。新野送別了他的朋友回席來，第一句他就向着林二哥說：

“我們並沒有說你，請你不要生氣！”

這種話又辛辣又譏刺，林二哥實在痛苦極了，然而他不敢發洩出來，他怕發洩出來，又遭逢進一步的侮辱，他只把頭低着，一句話也不說。

這時候，大世界來往的人格外多了，各項遊戲場的鑼鼓聲，拍掌聲，喝好聲，不斷的來襲擊人的耳鼓，林二哥真正難以忍耐了，於是用乞憐的聲音，向着娟娟新野請求說：

“我的頭痛得十分厲害，請你們讓我先回去罷。”

——“不，等一會，我們一齊都回去了。”新野說。

又過了半點鐘，天下了微雨，大家才同意回去。飯賬單開來的時候，新野摸了一摸身上說：

“啊，我今天出來，忘了帶皮篋子，一個錢沒有了，這可怎麼辦？……娟娟請你借十塊錢給我罷。”

娟娟躊躇一會，隨後摸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來放在新野的手裏。林二哥心中有許多說不出的氣忿。他覺得新野欺負了他的三妹，他覺得他在那裏騙她的錢；啊，甚麼錢啊？賣身來儲蓄下的錢呀！

- 路上，林二哥總想報復，暗地裏希望娟娟能同新野決裂，然而娟娟是辦不到的，她還是拉着他的手回去同床睡了！

林二哥的失眠症又開始了，他無論如何是睡不着。他昏沉沉有了睡意的時候，隔壁最小一點聲

音也驚動了他。忽然，新野在床上喊說：

“懶二哥，哦，我錯了！林二先生，你怎麼樣了！”

這聲音是含了最大的侮辱性的；啊，這是何等的難堪呀！然而林二哥還忍耐着。不幸更欺負人的聲音又來了：

“懶二哥，懶二哥，懶蟲二哥哥！”

說完，伴着這聲音的，就是手敲木板的響聲。娟娟於是開始說了：

“請你安靜一點，好不好？太夜深了！”

“你怕半夜裏鬧，是不是？你爲甚麼來作生意，來當姑娘！”新野的怒聲。

林二哥一句話也不能說；假如他要說，他不如直接進娟娟的屋子來，把新野拋在窗子外去。然而他敢麼？他有這力量麼？

馮新野更生氣的說了？

“懶蟲，懶蟲！我今晚一定要叫你答應我！”

說完，他再用手敲那極易發響的板壁。他以爲林二哥這種固執地不回答，是故意凌辱他，所以他

一定要他回答。誠然，一種絕對的無抵抗主義，也是對付強權的又一種方式。不過這一種近于哲學的概念，林二哥是不曾想到的。這時候，他所能判斷的，就是新野是他三妹的顧客，也應當忍耐？正如她常常教導于他的一樣。

“砰，砰，砰，”新野第四次地敲壁板了。娟娟非常柔媚地說：

“他大概睡着了！有甚麼話，明天再說！”

——“我不能等到明天！”

——“那麼，怎麼辦呢？”

——“我非叫他答應不可！”新野的聲音更大了。

“二哥，二哥，請你答應他一聲！”娟娟請求說。

林二哥眼淚是快要出來了，但是聲音是不出一點的。結果，新野翻身下床，一定要過去問他的“豈有此理！”娟娟即刻拉着他說：

“你瘋了麼？老馮！”

經過了再三的婉言，經過了再三的獻媚，馮新野算是很安靜地重復上床睡了。

然而，這纔僅僅是一個夜裏啊！

六

林二哥實在維持不住了：繼續不斷的感冒，不能醫治的咳嗽，致傷生命的酒毒，無人安慰的失眠症；這使他生理上已經受了無窮的痛苦。再加上馮新野每夜的敲壁聲，與他妹子被人凌辱的印象，這精神上的創傷，更百倍於生理的痛苦啊！

從前娟娟的顧客，是不和他發生關係的；然而這一次遇到怪物般的老馮可不同了。他不斷的同他“玩笑”，把他——可憐的林二哥——拿來取樂！把他當作一個蠢人，一個瘋子；然而林二哥却明明白白了解自己的地位，和不幸，還是他最可憐的地方啊！娟娟是他的親愛的妹子，現在也不給他半點同情了，至少，在新野包用了的時期中不敢給他的同情了。也許，這位可憐的三妹，在無人的時候，也會為她的二哥流過幾次能安慰人的眼淚，然而有誰知道呢；既然人類永遠是隔膜的。

在這一間小屋子中甚至於說小世界中罷，能給二哥一點同情和安慰的，還算是似無心肝的娘姨。天氣現在漸漸地冷起來了；秋夜的斜風斜雨可以從窗上打進來吹到林二哥的床上；幾番凍得他不能忍耐地叫了起來。這是娘姨才給他補織了一床新被蓋來給他；這是娘姨才設法把那塊關不上的窗子釘來關上了！

林二哥着實不能在此生活了，他要回南京去，無論如何，他要回南京去！即使在南京是要飯也能，他也要回去；何況他還有一個勉強可以倚靠的叔父呢！也許叔父原恕他的不幸而招待而收留他呢……

“三妹！”他開口向娟娟說了。

——‘甚？’

——“我十分想回南京去……。”他臉羞紅了。

——“你說呀！”

——“請你給我一點錢？讓我自己先回去，隨後你自己也回來。”

——“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回去親戚不把我羞死麼？”

娟娟幾乎要哭了。

——“但是我自己無論如何是要回去的，請你給我一點錢。假如你不給我的錢，我就死了！”

——“你到南京去，怎麼辦呢？”

——“去找三叔父！”

——“找不到呢？找到他罵你呢？”

——“那時候再說”

——“那時候你還是回來啊！二哥呀！”

說完，娟娟含着眼淚取了一張十元的鈔票，放在這位不幸者的手裏，他接着就匆匆下樓去了，一件行李也沒有帶。

距開車的時候只有十五分了，北車站的人類，真如螞蟻遇到初下雨時的慌忙；螞蟻是爲尋自己的歸宿；人的歸宿在那裏？尋甚麼！林二哥從人叢中闖過去，一納頭就闖昏了，他差不多失掉了他的方向。對於上火車的規矩現在他可以說成了外行了，因爲已經幾年不坐火車了，北車站也變了形式；

從前在上海來念書的時候，似乎全不是這個樣子。一種無名的傷感，在他腦中浮現了刹那。

好在賣票房還在原地，林二哥不遲疑地，大踏步走去把拾元票子交在櫃上：

“一張南京四等多少錢？”

——“一元八角。”

回答完後，賣票的先生慢慢把票子拿在手中，翻覆地看了一眼；一折兩下，把那拾大圓的，林娟娟賣身來的鈔票，撕作八小塊了；隨後他說：

“這票子是假的，請你另給一張，先生。”

——“假的，不會罷！”林二哥頓聲說。

這句話凌辱了賣票的先生。他？從小夥計一直作到坐櫃房，雖然今年才三十二歲的樣子，但已經在火車鬼混了差不多二十年了；他不知道票子的真假麼？誰知道票子的真假？他有絕對的判斷權，他可以把你的真金子拿去拋在陰溝裏說：“這是假的！”林二哥，你只有服從他，你看他的面孔發青了，你把這猴子逗生氣了！

“我不認識假票子，誰認識？”

——“就是假的，也請你把那票子還我。”

——“還你作甚麼，你還想拿去用麼？”

——“不，還我好回去交賬！”林二哥的聲音格外低了。

——“交甚麼賬，我今天就不還你；看你把我怎麼樣！”賣票先生的聲音格外大了。

距開車的時間只有十分鐘了，來買票的人格外多，看熱鬧的也格外多；大家都不同情于林二哥，因為大家都覺得第一，他不該用假票子；第二，他不該多說話！

“你走不走開，不走開我叫警察來拿你。”

“我犯了甚麼罪？”林二哥忿忿地說。

“你不久就明白了！”

談完，賣票的先生，按了一下叫鈴，果然來了兩個聽差；他對他們說：

“你叫兩個巡警來，把這位‘造假鈔票’的帶上區裏去。”

——“是！”

巡警來把林二哥的手腕拉着，一推一送地，不

由分說地，就把他 到區裏去了。因為造假鈔票是一件重大的案件，小小的區長是不能審問的。所以結果暫時把林二哥拘留在 一間冰冷漆黑的屋子中，站立了一夜，換句話說，痛苦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區長才把報告作好了；送林二哥到了檢察廳。檢察長閱了報告而且看了‘犯人林國祥’一眼以後，細細拿着撕成八塊的票子研究：這票子是與他平常給妓女或姨太太們的票子不是一樣的嗎，何處來的鬼扯看出了牠的假來呢？然而報告書既明明寫着：“造假票犯一名林國祥，”這又不能不下細審問一下：

“林國祥就是你，是不是？”

——“是。”林二哥回答。

——“你住在甚麼地方？”

——“常……春……路……”

——“說呀！門牌多少號？”

——“一百七十三號。”

——“你有甚麼職業？”

——“我…我…我病在家裏……”

——“這假票子是你造的麼？”

——“這假票子是我從朋友處借來的。”林二哥，在用語上，自己也承認他的票子是假的了。

——“你的朋友，姓甚。住在甚麼地方？作的甚麼生意？”

——“我的朋友……”林二哥臉紅了說不出來。

——“說呀？”

——“……”

“說不出來，這票子，一定是你造的了！你的造票機關在那裏？”

林二哥看見事情不佳，想把實情說出來了；然而他又住了口；怎麼好說呢？這是他妹子的錢，他妹子在作皮肉生涯，這錢是她賣身來的啊！林二哥甯肯不承認而被人槍斃，他固執地不願意把這恥辱宣佈啊！

“快說快說！”

林國祥不得已說了；於是檢察長問道。

“你的妹子叫甚麼名字？你們住在甚麼地方？”

“叫林娟娟，住常春路七百一十三號。同我在一起。”

檢察長暗地裏笑了。諒來還是他從前的好相知，林娟娟！這時候假如林二哥敢于抬頭，或者還能彼此相識也未可知。爲要免除林國祥識出了他，他迅速收場說：

“我把公事辦好，明天就放你出去；下去！”

事情是出人意料的奇怪的，這檢察長對於這案件偏肯迅速地辦理，倒不肯如普通一般樣地“故意延挨”，而且也不定林國祥的罪，而且居然第二天就把他放出來了。

七

雖然是上海地方，但在陰歷冬月間的夜裏行人究竟也不甚多的，尤其是不當衝的馬路上。犯人林國祥自從早上放出來以後，他失神地，不想回娟娟的樓上去了，他獨自地在馬路上足足地走了一千個圈子，結果他還是不知道他自己所要去的方

間。他走到這條寬大然而寂靜的馬路上來，已經過了兩點鐘了，他于是呆呆地望着一家洋書店出神。這書店已關了門了，透過玻璃雖然還隱隱看得見裏面的書籍，然而那只是遠遠來的燈光的力量。至于圍繞着這玻璃櫃的週圍，換句話說，圍繞着林二哥站立的地方，却是全然黑的。

一個硬的物件，忽然觸到林二哥的右大腿上來；驚得林二哥掉頭一看，一個人拿着觸過大腿的手槍筒對準他；又一個硬的物件，旋即又觸到林二哥的左大腿上來；林二哥不遲疑地知道又是同右邊一樣的兇怪了。

“走！”

一個極簡單的字，把林二哥推送到轉過一灣子的汽車上去了。被黑紗蒙了雙眼的林二哥，昏昏地感覺不到人聲的遠進，只聽見一聲說“到了！”他就被解放了。

一所黑暗簡陋的房子，裏面似乎非常曲折幽深，轉到許多灣子以後，人們才把林二哥安置在一間小屋子了。這小屋子中，只有一條凳子，一架床；

除此而外，甚麼也沒有。一個操寧波口音的走來問：

“你是不是林國祥？”

——“是。”

——“你的妹子是不是在常春路作生意？”

——“是。”但他的臉還紅了一紅，林二哥！

——“有一個常上你們那廂去的客人，是不是馮新野？”

——“是。”

——“你現在要不要想發財？”

——“……”

——“說呀！”

——“我只想幾塊錢回南京去。”林二哥羞答答地說了。

這位詰問者笑了一笑說：

“你要用錢，我們給你，幾百幾千都有；只要你替我們辦一件事。”

——“辦那一件。”

——“你聽我說，今晚上你在我們這裏住，明天送你回去；只要馮新野在你妹子處來住夜的時

候，你就跑來報告我們；每天晚上九點鐘以後，們的汽車都在南安街的西頭上等你；你要一去就不來報信，或者走漏了消息；請你這個！’

說完，他就掏出手槍來對準林二哥作欲放的樣子。把林二哥嚇得來橫身打抖。

“是，一定一定。”林二哥只得這樣的回答。

果然是第二天下午，林二哥又如昨夜般的被裝上汽車送回來了。到了常春路的口子，他躊躇了半晌不願意進娟娟的門去。但是他忽然想到馮新野對他的凌辱，他要報復他：因此他毅然決然上樓了。

“你怎麼回來了？你沒有去南京麼？”

林二哥一眼瞟見馮新野在屋裏，一句話也不回答，轉身跑在自己屋子裏去躺下了。

他注意聽他們的談話和動作，他聽出娟娟是有些不舒服，身子是躺在床上的。至于馮新野大概是坐在床邊，然而並沒有說甚麼話。沉默了好一會。馮新野才低低的說：

“他不是說去南京了麼？”

——“大概他又喫酒把火車餐用完了。”娟娟更細聲的回答。

——“他不會賭錢麼？十塊錢大概輸了！”

——“不會的。”

又沉默了許久，娟娟慢慢地說：

“你還是回去罷，今晚上。”

——“我一定不回去了，今晚上！”

——“爲甚麼？”

——“因爲你病了！”

——“因爲我病了，所以才要你回去……”

——“因爲……”

林二哥這時候忽然動了一種哀憐他們的情態。在這一段談話中，我們看得出他們的可憐來。娟娟毫沒有嬌媚了，新野毫沒有玩笑了；這種墮落的生活，都變成了這樣單調，平庸，可憐，……人類那裏去找幸福。林二哥幾乎要流出同情之淚來了。然而，不一會，隔壁的淫聲又隱隱然起了。恥辱，羞愧，……各色各樣的創傷，現在又重新開始了。這使他報復的心情重新決定了。他立刻下了樓去。

這時候才夜裏八點半鐘，林二哥向着南安街慢慢地行着；他想起馮新野許多可恨的事來；甚至於說，這時候他把一切可恨的事都歸到馮新野身上去了。他想土匪綁他的票，還不足以報復他；他想利用機會借着土匪的手槍把‘老馮’打死，才算痛快。然而他退後一想，又覺得馮新野也並不是絕對是他的仇敵；是他的仇敵的是這惡劣的社會，壓迫他們兄妹二人的社會！他要用手槍槍斃仇敵的話，誰都可以槍斃，或者澈底的首先槍決自己。

一剎那間他真想不到南安街去，然而腳步却早到了南安街口；一個土匪伴見着他，一手拉着他說：

“怎麼樣”

——“他……他在……我們家裏。”他頓聲說。

上了汽車以後，土匪也給了他一枝轉輪的手槍。他們教他把保險機都放開，預備和人作戰的姿勢。他們又教他說，誰要吶喊，就用槍打死誰；但馮新野是不能輕易打死他的。把馮新野拉出來的時

候，直接向南安街走，不可左右張望，怕兜動了偵探的眼睛。半失神的林二哥，許多話都不曾聽清楚。他始終打着寒戰。一個土匪于是拍了他的背一下說：

“唉，弟兄，拿出一點膽子來。”

林二哥拿不出膽子來。

汽車並不聲響地就到了林娟娟的門內了；因為有一些微雨的原故，道上的行人比較地稀少了許多。

林二哥先下汽車。當其他上樓梯的時候，他的脚步只是打戰；他曾經想退了下來。可是一轉念間，他又想起一件事來，就是他這一次被監禁的根本原因，他覺得完全是馮新野弄出來的，他覺得那十元錢的假鈔票，完全是馮新野給他妹子作買身費的。一種無名的怒火，立刻浮上心來。他大踏步地上樓去了。

樓上娟娟的門還是半掩半開的，娘姨似乎已經睡着了，不然就是出去了。剛一聽見樓梯上有重大的脚步聲的時候，馮新野早有準備了，他一下跳

下床上，走去倚靠着後窗，作逃走式，娟娟不住地叫道：

“甚麼事？甚麼事？老媽！唉，快說！”

這時候，林二哥已經出現在他們眼前了。他驀地裏看見馮新野是倚躲在窗欄上在，他直覺地毫不聽土匪的命令，向他開了一槍；然而並不曾命中。接着他還亂放了那槍。

樓梯上續來的土匪聽見鎗聲，知道這生毛子林老二果然鬧了亂子，於是手忙腳亂地逃跑了。在這種雜亂不堪的狀態中，我們忽然又聽見娘姨和娟娟的喊聲：

“救命啲！救命啲！”

“二哥，二哥，使不得！”

外面又聽見鎗聲了。這大概是最後一聲罷。林二哥因為追不上從窗外逃走了的馮新野，轉而向着娟娟放了他最後一個子彈而且加上說：

“賤人，賤人；就是因為你！”說完，他自己也暈倒在地上了。樓上一切都亂翻了。後窗是破了一大塊，妝台上的一切用具都破碎了。馮新野的帽子

還壓在椅子下面，臉盆裏面的水倒滿了一地。娘姨嚇昏了頭倚在床前呆呆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娟娟佈滿了血的屍身，就落在床邊；上半身是介乎床與椅子之間被夾着；至於兩隻腳，直伸到床底下去了。屍身上裹的一件絨毛的汗衣，頓被血和塵染成了破舊不堪的樣子。頭髮已經散了，眼耳口鼻都變了形了。十分鐘前還是嬌柔斌媚的娟娟，這時候成了五鬼夜叉了。唉人之一生呵！

租界裏的巡捕走來，把情形看完後，把輪在地
下無力的林二哥用繩擲着帶往巡捕房去了。

十五年五月

記得是幾年前在巴黎的時候，讀過一篇 Fra
neis Carco 的小說，（題目現在忘了。）我當
時就想翻譯牠；不料匆匆地回了中國，不但
書沒有譯成，而原書也弄掉了。去年抵上海，
友人講起一件與 F·Carco 小說的內容很相
像的故事；因此助我有勇氣寫成了這篇小文。
特別在此說明一下。

原书空白页

王 桂 枝

一

“你說，我們看見王桂枝一共穿過幾件不同樣的衣服來上學？”我問。

“七件。”我的姪兒不遲疑地這樣回答我。

“你說今天她要穿那一件來？”

“藍緞子繡花的。”

“哼，不會！她平常上學校那裏會把這樣好的

衣服穿來呢？”

“你不記得前一禮拜也穿來過麼？”

“總之你是瞎猜！我以為她要穿葱白色的那件來，今天。”

“我以為是淡青帶細花的那一件。”

“她好幾天沒有穿那礮水畫花的衣服了。今天說不定要穿這一件來上學。”

“你知道礮水繪花的衣服那天撕破了；她一定不會再穿來，好逗人笑！”

“……”

一間半新半舊式的講堂裏，甚麼人也沒有；就是我和我的姪兒——兩個十一歲的小學生，——在那裏談論着王桂枝的穿着：一問，一答，一反駁。我們是何等的高興！這時候假如有人聽見我們的談話，或者要詫異我們對於一個小女孩子的各種衣服，怎麼那樣熟悉；但是我和我的姪兒就想不到這一種‘熟悉’，是可以使人詫異的。一個‘美女’，（我們那時候也知道一個使人看着便感受到舒服快樂的女子，叫作‘美女’。）一個與我們年紀一樣的美

女，已經同我們讀了半年書了；你要我們忘了她的穿著這總是可以詫異的事呢！論到熟悉，這算得甚麼！假如不是我和我的姪兒都沒有記載的才能的話，我們早與她作了一部至少兩大本的衣著小史了。唉！能把他所愛的都記載出來的人有福了！

王桂枝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這是在她拿着書包上學的時候看得出來的。她有一雙隨時含着笑意的清秀的眼，桃花色的面龐，小小的嘴唇。她幾乎每天要換一件潔白的衣服，新式的鞋兒，一條細長的髮辮上，插一隻玳瑁的蝴蝶；兩邊額角故意脍出一些短髮，隨風飛舞起來，越顯得她的斌媚。……

今天居然不出我姪兒的預料，穿上藍緞子綉花的衣服來了。阿，她來了！我們已經快樂得要發狂了。不過使我們更快樂的是這時候學堂裏還沒有一人來。我們三人都來得這樣早的原故呢，是因為王桂枝一人平常上學得早，因為她上學得早，我和我的姪兒上學得更早了。

她進了門以後，照例是把書包放在書桌內，然

後坐在櫥上休息。這時候我們早休息過了，因此一定先到她的座位去，第一句便是：

“今天你還是來得沒有我們早，是麼？”

“媽媽給我梳頭，儘挨時候，其實我一天亮就起來的了。”她每每是這樣回答。

“那麼，你不會不梳頭麼？”

她笑了。誰想得到一個女孩子“披頭散髮”的便會上學校？“你們或者可以”這一句常用的，含譏刺的話，已經表示她對於我們說的這一種昏昧的言詞有相當的諒解了。

她愛整潔，好修飾。衣服上有一點墨跡，下午便看見她不穿來了。不過她似乎知道男子和女子究竟有區別。區別在那裏呢？大約是可以少梳一兩次頭或者少換一兩次衣服罷。然而我和我的姪兒有一個亂着頭髮便上學校，或者衣服上有了墨跡而不換，她仍然免不了要笑。

她把她的書包打開，拿出許多紙剪的花出來擺在書桌上，似乎有些驕氣。我於是含譏刺的說：

“你這些花，那裏有我們亂裏的花好！”

“你們的花園在那裏？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有些不相信的口氣。

“你假如不信，今天下午去看罷。”

我們於是說定了，甚麼時候，如何進去纔不使媽媽知道。……

黃昏的時候，太陽已經攀過了峨眉山頂；微風吹來，一陣陣花香撲鼻；我和我的姪兒，我們引着了王桂枝從後門到了我們的花園。這正是清明時節，園花開得十分繁盛。她一見了，喜歡得說不出話來。

“你要甚麼花？你說，我們都摘給你。”

她指着牡丹說：

“要這一朵。”

我們於是呆了。牡丹花？怎樣能摘！媽媽不是說過麼？牡丹花是“吉祥之花”，是摘不得的；摘了的人，便會遇見不幸的事。但是我們自己引來的“客”，又指定要牡丹花，怎好拒絕？我和我的姪兒結果仍然願意摘一朵小的給她。這是我第一次違

悖母親的命令。

她把牡丹花拿着了還要玫瑰；園中的玫瑰花多着呢！這倒不是爲難的事。我們於是摘了許多玫瑰，和牡丹一塊兒紮成一個大花球。牡丹當心，我們說是“國王”；圍繞着國王的玫瑰花，那自然是一些臣屬了。

她把國王和臣屬一手拿着，一手拿着書包，我們送她從花園的後門去了。

第二天上學，我們看見她紐門上插了一朵玫瑰，越顯得可愛。這時候我們纔發現花之可貴還不僅在瓶中或園裏開放着。母親說牡丹摘不得的話，實在令人不易瞭解。母親呵，你若是能想像到她穿上一件葱白色的衣服，帶上一朵玫瑰花兒，已經那樣鮮麗可愛；若再加上手中拿着一朵牡丹，那是何等的縹緞！我們爲增加美人的“美”，摘了你園中的‘吉祥之花’，你該不會生氣罷。

我們今天異常得意。我們得意的是我們園中有花，我們更得意的是把花送給她了，我們尤其得

意的是她把我們送給她的花帶上了。阿，她！可愛的她，今天是我們裝飾出來的！

我們還有更足以自豪的地方，便是全學校三十多人，只有我們兩人愛她，只有我們兩人纔知道愛她！只有我們兩人纔愛過她！其餘的同學，不是有意欺負她便是不睬她。我們自信不會這樣對待過她一次。我們是何等的親熱她阿！她一進門的時候，我們便要找許多話來向她說；她要寫字，我們替她張紙；放學的時候，替她收拾書包。……

我們不但現在愛她，並且相信將來也是愛她的。因為自從發現了她很愛花以後，我們每天都要與她摘許多許多的來。她接受的快樂，或者還不及我們贈與的快樂強阿！

有一天，她很早的到學校來，看見我們照例送她的花沒有，因此她似乎有些失望的樣子，把書包往書桌框中一送；她嚇怔了。原來她放書的時候，遇見我們與她藏在框中有刺的花。我和我的姪兒，我們大笑了。

“嚇死了人，你們還好笑！”

“誰叫你不看一看裏面有沒有東西就瞎碰呢？”

說完，我們又好笑。引得她也笑了。

這樣過了半年之後，我和我的姪兒便往城中念書去了。

轉瞬我已十五歲，從中學校放假回來，我在田邊上散步的時候，忽地裏遇見了她，手中牽住她的小兄弟。我不禁叫起來：

“王桂枝！王桂枝！”

她四顧一下，纔走近我的身邊，問了我外面讀書的情形，隨後又說：

“夢瓊呢？”（夢瓊是我姪兒的名字。）

“他在省中病得十分厲害，後來在醫院中死了！”

只這一句話，我看見她把頭一低，眼角上已經露出了淚痕。這時候，我的悲痛是記載不下來的。我們後來如何分別，我也忘了。

二

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了。

但是她的花衣，她的短裙，她的皮鞋，她的髮辮，……尤其是她的微笑，在我的腦海深處成了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現在她活躍起來了。

我看見她抱着花格子布的書包從學校的門口出來了！我看見她的側邊有兩個可愛的孩子同着她一塊兒出來了！我看見這三個孩子一面走着，一面說着，別的同學們怎樣在後面鬧，他們也不厭厭。他們互相愛着而不知道甚麼叫作‘愛’。他們洋洋得意的，要回家去作種種遊戲了。

“王桂枝，走，到我們家裏去！”

“不去，媽媽說我天天都回家得太晚了。”她這一種在童年時已經表示出了的女性的特有的溫柔詞語和聲調，現在還在我的耳中，如神樂一般地奏着。

“還是去，怕甚麼！”我又聽見我的姪兒的聲音

了。

這裏是一間書房，這裏是一張長書案；我看我的姪兒先把主要的位置佔着了。他很得意的把圖畫盤打開，他居然把畫筆拿在手中。可愛的王桂枝，站在他的後面。阿！膽大的姪兒，你居然畫起來了！你畫了一枝與亂頭髮一樣的蘭草，你很得意的拿與她看。我看見她點頭說：“好，”我看見她又微笑了。夢瑄，你敢說我不會畫出你那樣一枝蘭草來麼？我平常畫的時候的確比你多，連你二叔都稱賞我有畫花的聰敏。今天無非是你提筆先畫了。不，我也要畫一枝給我們的客人看看，……阿唷！不羨巧的媽媽，你來了！

“你們這三個孩子！……”

媽媽，是你這樣說，把我們年輕朋友的臉都嚇紅了。其實還有甚麼！母親是永久愛兒子的。我們就是作了甚麼錯事，就是摘了她不准摘的牡丹，她的愛都會把這些過錯化爲無過的；更由無過而變爲可愛的舉動了。我知道，我知道她絕不會向我們發怒的。是了，這一句：“你們三個孩子！”無非是表

示牠在這裏忽然發現了三個寶貝的驚嘆，不然，末了我們爲何還能聽見她很戀愛地說：

“天都決黑了，你們還不出外去跳跳，一會兒我們就要吃飯了。”

是的，母親阿！你的話對於我們總是有益的；不然，我們幾乎忘了飯前的遊戲了。

這庭院是何等的清涼！彎彎的月兒，已經上來

“月兒彎彎一把梳，
姐姐梳頭我讀書。
姐姐嫁到婆家去，
孝順公婆敬丈夫：
敬丈夫，丈夫愛；
四圍團轉稱賢才。
孝公婆，公婆喜；
四圍團轉稱賢女。……”

王桂枝唱着，忘了回家了。假如不是我謹慎的母親，我相信我們翻新的遊戲，不知道還要出若干種。阿，母親呀！你的“還不去”！把我們親愛的小

朋友打發走了。

現在呢，媽媽，你也不管我們很安靜地躺下了。她也用不着你管早已不見了。空剩下你的兒子離家數千里游蕩。夜深寂靜裏，他回憶着過去，他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流下。母親阿，姪兒阿，我知道你們在另一世界中太快樂了，是聽不見我的呼聲的。但是，我親愛的王桂枝呢？你現在在那裏？你曾經使我在童年的時候，早嘗着女性的溫柔，你啓發了我美的感受，你教了我的愛，你給了我的痛苦和安慰。你把生命的意義，最初最初便指給了我。現在我每感受到生活單調的時候，是你——可愛的王桂枝呀！——賜與我一些甜蜜而又痛苦的回憶。可是我終於見不着你了，我在這裏誠懇地謝你的賜與阿！

三

“四弟，昨天得着你的信，知道你近來在寫兒時回憶，知道你把你兒時的女友王桂枝也寫進去

了。你的二嫂見着你的信，供給你以下一些材料。

“王桂枝自從十五歲在高小畢業後，因為家庭內的種種關係，不能升入中學讀書。她於是憂鬱成病，似乎要瘋的樣子。她的父親和母親都以爲女兒大了，‘不放入戶，’是致病的第一根源。於是選了一個大戶人家的兒子把她嫁與他了。

“四弟，你知道我們這裏所謂的‘大戶人家’便是‘有錢’。子弟毫無學識。王桂枝每日想讀一點書，他們便說：‘當今又沒有女狀元科。’王桂枝想繡花或紡織來消遣她無聊的情緒，他們便說：‘家中不愁穿，不愁吃，自己反閒不慣！’王桂枝於是每日除了吃，睡而外，便是悶坐。她的丈夫呢，連她的痛苦一絲兒也不知道，那裏還說得上‘安慰’！”

“這樣，與豬的生活一樣過了不上一一年，四弟，你的兒時的女朋友便憂悶死了。現在她已經死過了四年，她的墳上的青草，恐怕有一人深了！”

“四弟，這些材料，據你的二嫂說，都是由她的母親處得來的。你在外這樣多年，當然不知道這些。我望你在你已寫成的稿子之後，設法把這一片

段加進去，也不枉你們在孩子時代，成過一番好朋友。……”

這是我剛纔收到的我夢墨哥給我的信。

活潑道人

母親問我往那裏去來。我說我同我的姪兒乘
燈，乘珍往玉洞天去來。我的母親要盤查我了。

“玉洞天在那裏？玉洞天那面有些甚麼？玉洞
天是甚麼樣子？……”

你們想想，十歲的孩子，同幾個一樣大的年紀
的同伴去游了一座山腳下的破廟回來，經他的母
親這樣一問，他如何回答！再說，他還沒有回答問
題的習慣。因此他說了：

“媽媽，玉洞天是一座破廟；裏面有幾尊菩薩。

乘瑋說這些菩薩都是李老君；不然就是牛魔王。那裏面一個人也沒有。神龜後不知道是甚麼東西‘啣’的叫了一聲，我們都嚇倒了。”

我以為這樣的回答，已經是頂完全而且美好了；無奈母親偏不能滿足，她還要往下問：

“這破廟的後面有一個石洞，你們看見了沒有？”

“阿，媽媽！看見的，看見的！”

“這洞口上刻了一些字，你們看見了沒有？”

“看見了。”

“那上面的字你們認識麼？”

“不認識！——哦，我認識一個，一個‘人之初’的‘之’字。”

“夢萍……”我母親鄭重而且帶感慨說了。我不禁把我的雙眼注視在她的身上去，她於是繼續的說：

“夢萍，你不知道；這是你父親親筆寫的對聯，送活潑道人的。一邊是：‘朝飲木蘭之墜露，’一邊是：‘夕餐秋菊之落英。’……”

“媽媽，我不懂這兩句話是甚麼意思。”我打斷了她說。

她於是用了我能懂的語言把這兩句太深奧了的話講解給我聽。我詫異了。詫異的結果，我完全相信活潑道人是一位神仙。不然，他何以就只喝木蘭花上的露水呢？不然，他何以不吃飯而吃秋天的菊花瓣呢？真的，我的父親同了神仙往來，而我的母親又親眼見到，這必定有許多仙人的故事。我要請母親把這些故事講給我聽。但是她開頭第一句便說：“活潑道人並不是一位神仙。”這使我失望而至於不高興了。我母親於是拉着我的手，在我的手心上拍了一下說：

“孩子！我剛纔哄你的。活潑道人的確是一位神仙。他的師父我忘了叫甚麼名字。聽說活潑道人在洞中修了幾十年道行。將成神仙的那一天，一隻老虎在他參禪的地方來要吃他。他仍然穩穩地坐着一絲兒也不動，合上眼還是參他的禪。後來老虎變為一個美女去調戲他，他仍不動。後來美女又一變現出原形，原來就是他的師父。師父向他說：‘你

的道行圓滿了，你是仙人了。’活潑道人從此成了神仙，逍遙自在。神仙是不吃飯的，活潑道人也不吃飯。活潑道人可以把石頭變作黃金，贈與窮人；可以把樹根變作藥料，去醫人的疾病。他自身甚麼都可以變化：有時他變作羊兒，有時他又變作老虎；……（這裏我似乎還記得我母親把兩手叉着我的兩肩用力一搖，一方面作出虎的叫聲來嚇了我一大跳）這故事好麼麼？”

“好聽，好聽！快往下講去，媽媽！”

“活潑道人是你父親的好朋友。他平常就住在你們今天去的玉洞天廟內。那時這廟還很好，非常清潔可愛。廟後的那一個石洞，洞口有一付對聯。——我不是剛纔向你說了麼？——這洞中就是他參禪的地方。其實參甚麼禪！就是同你父親在那裏飲酒。飲酒高興的時候，他們兩人很得意地吟起詩來。

“有一次，你父親醉了，就在洞中睡了一夜。第二天回來就病了。自此病了三個月。但是他病好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去找‘他的’活潑道人。這一次我

們留心叫用人同他去；但是他一定不允許，結果還是他獨自去了。

“不過頂奇怪的是你父親一年要往玉洞天去幾十次，而活潑道人一次也不上我們家裏來。記得有一年下了大雪，活潑道人纔忽然來了。你父親高興得發狂。他於是吩咐我們殺雞，擺酒，……這時候我們纔知道活潑道人也是吃這些東西的。——那樣冷的天氣，他們的酒一定要弄在花園中亭上去喝。一面喝，一面笑，一面作詩。我還記得你父親的詩開場第一句便是：

‘活潑人問道？’

這是說活潑道人不知道有甚麼道行的話，真的，活潑道人除了他穿的衣服和他的相貌有些奇怪而外，他似乎也沒有甚麼道行的樣子。不過你父親却又很相信活潑道人是道行的；可是這一種道行，又要你父親一人纔了解。他往常帶醉的說：‘活潑道人之道行非庸人俗子所得知！’這話的意思即是說，活潑道人是仙人的道行的，不過平常人看不出來罷了。”

“那麼，爸爸知道麼？”我又問。

“你父親是知道的。他自己說他不但知道，而且實行了。”

“媽媽，父親不是成了仙了麼？快說給我聽！”

“夢萍，這事連我也不知道。因為他們的道行完全是祕密的。有一天，你父親回來說：‘果然他先去了，他先去了！’自此以後，活潑道人便無影無踪，不知往何處去了。你父親失去了活潑道人，於是便在家裏獨自飲酒；晚上夜很深了，他還手不離杯。我在側邊陪着他。你墨哥現在讀的那一本獨夜吟，便是那時所作的詩。”

“媽媽，活潑道人後來還轉來過沒有？”

“沒有了，孩子。活潑道人自從那一次走了以後，永久沒有他的消息。你父親的酒量一天天地大起來。後來，夢萍，我的乖乖，你生下來八個月以後，他便死了。……死了之後，玉洞天連鬼也沒有去朝的；房子一天一天的更破敗了。門板窗櫺都被那些山脚下看牛的人打破搬回去作柴燒去了；地上生了青苔。菩薩被雨淋壞了，香爐，雲板，鐵磬，

一切稍值錢的物件，都被人偷去了。假設你父親還在，看見這一種景象，……夢萍，……”

我母親說到這裏，喉管作硬，眼淚不禁流了出來。我一時忘了活潑道人的神異，轉而思念我的父親，我也哭起來了。我母親用手巾替我揩眼淚，一面止着我的哭聲，一面嗚咽地向我說：

“孩子，你還不知道。自從你父親死後，你想墨哥纔七歲；我們孤兒寡母，是何等的受人欺凌！……夢萍，你不要貪玩，你好生讀書，將來能夠成名也不枉我辛苦地撫養了你們一番……”

這時候我母親的淚把她說話的聲音阻住了。我呢，我哭倒在母親的懷中了。

自此以後，我再從玉洞天經過，看見那一種蕭條的景況，使我不知不覺的便要傷心起來。

原书空白页

外 婆 家

我有兩個母親，一個姓楊，一個姓袁；所以有兩個外公家，仍是一個姓楊，一個姓袁。兩個外公都死了，只剩下兩個外婆。兩個外婆家，一樣的在山上，一樣的門外有河；因此，我們把楊外婆家，稱作“楊山外婆，”袁外婆家呢，自然要同樣的稱爲“袁山外婆”了。袁山外婆家與楊山外婆家都一樣的有舅母娘，一樣的有表兄弟，表姊妹。最奇怪的是兩個外婆家的房子的樣式都是一樣：黑漆大門的兩面，排着八字粉牆，牆上必定要畫些‘文，書，寶劍’之

類。門上貼的紅紙對聯，都是一樣長。大門的當心照例是有一張白紙畫的門神；這門神一定是一個紅臉，一個黑臉。兩個門神都一樣的使我恐怕。據我母親說來，這兩個可怕的東西，都一樣的叫作：神荼，玉壘。

在我六歲的時候，我兩個外婆家這一種相同的現象，給了我不少的研究。我勉力尋求他們相異的地方。經了好些熟思審慎而後，結果我發現了兩點：一，我姓楊的母親還在我姓袁的母親未同我父親結婚以前就死了，因此楊外婆不是得我的‘親’外婆；二，楊外婆的家比袁外婆的家更近得多。除此而外，不但沒有別的新發現，就是以上的兩點，我自己每每不承認牠們是一種真正的區別。因為‘親不親’對於我有甚麼關係呢？既然我同樣的都叫作‘外婆’。至於說遠近呢，誰又拿尺子去量過！

新年第五日，我同我母親往楊山外婆家去‘拜年’。我們走到竹林邊一個大石塊上坐下休息。母親說從竹林穿過去，不久就要到楊外婆家了。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

“媽媽，你說，袁山外婆家好一點嗎？還是楊山外婆家好一點？”

“誰叫你問我？”我母親似乎有意地反問。

“到底那一家好一點，媽媽，你說給我聽。”

“夢萍，袁外婆家好得多！”

“爲甚麼？”

“因爲那是你的‘親’外婆，我們到那裏去，與自己的家一樣，要甚麼便是甚麼。不比得楊家，他們便把你當作‘客’一樣的看待，多少地方都不方便。”

我雖然不懂得別人拿客看待我們，反轉叫作不好的真正原因，但我看母親說這話的時候又很鄭重又很傷感的神情，又不能不使我注意她的話了。

我拉着我母親的手穿過竹林，我也沒有話說，我母親也沒有話說。

一進楊外婆家的門，黃狗叫得十分討厭，惡兇兇地要來咬我的樣子，這使我第一步感覺到楊外婆家的壞處了。好在老長年高二出來接我們進去，

黃狗纔慢慢地止住了牠的叫聲。

一間大屋子的中間燒了一盆白炭火，我和我的母親同些甚麼舅母啦，表兄弟，表姐妹啦，一塊兒坐下。他們都把我望着，這使我有些害羞；我坐在矮凳上，頭已經一半鑽在母親的懷中去了。一會兒，我聽見有人說：

“夢萍今年六歲了，是麼？還不上學？”

一句話中，有了‘上學’二字，已夠使我不耐煩了；更兼我母親把我的頭推開說：

“二舅母給你說道，這孩子，還不抬起頭來答應！”

我的臉於是變為通紅了，目中起了火焰似的，這是兒童仇視人的表示。這時候我纔覺得母親說的“袁外婆家好得多”的話的確是對的。一下我想起，袁家也有二舅母，但我一去的時候，她便牽我去看魚，或者拿火炮給我放，從來不說“還不上學？”那樣可厭而又帶責備的話。現在呢，這樣一個舅母，也要來責備我。虧了我母親還要向她解釋說：

“我想還要過兩三年纔送他去讀書。因為這孩子的父親死得太早，我一人把他嬌養慣了；六歲了，還不能一刻離開娘。”

接着我母親便把我：怎樣性情不好，怎樣膽小，怎樣多病，一一的說出來；生怕別人對於她的寶貴的兒子，有一絲兒誤解的地方。至於我呢，我屢次想牽她的衣裳角阻止她不要說下去；但我似乎又不敢在當客的時候，阻止一個母親的談話。不過一面聽一面看我的二舅母，我仇視她的心，是不會稍解的。

這天晚上，我不知道是睡着的或是醒的，我恍惚惚地看見了袁山外婆；她把我抱着，拿雲片糕與我吃。吃完，我十分想睡覺，於是便在外婆的懷中睡了。最奇怪的是我醒來，不見了袁山外婆，原來我仍在楊外婆的牀上。窗子上已經有了太陽，母親已經在我的牀邊上坐下了。她把我的被蓋揭開說：

“夢萍，快起來！他們都吃過早飯了！”

我一下牀，母親給我洗過臉。不久高二便來請

四少爺吃飯，我於是同他到大廳去了。

頂大一張方桌上擺了一雙筷子，一碗白飯，一碟香腸。高二說：

“四少爺，請吃飯罷。”

我問高二還有別的菜沒有，他說沒有了。我於是氣急了。一手把裝香腸的碟子往桌下一推，碟子在地下‘女’的一聲打成粉碎。並且說：

“一碟菜便叫我吃飯！”

接着我哭了。

這一下把全室的人都驚動了，母親來把我從桌上拖開。我一面哭着要回家，不然，我就至死也不吃“楊家”的飲食。晚上，我家中所有的人都知道我這天早上在楊山外婆家作的好事了。有的說我性情太燥，有的說新年打碎東西是最不‘吉利’的事，……只有我的母親纔與我表同情的說：

“打壞一箇碟子倒不是要緊的事。只是他們也太‘缺福’（讀爲勺）了：一碟香腸，你想這孩子怎樣吞得下飯！”

自此以後，“袁山外婆家比楊山 外婆家好得多”在我心中成了定案。

四年不到楊山去。

原书空白页

清明時節

一 上燈子坎

唯一的，伴我母親的二姐今年出嫁了。我的大哥和三姐是早死了的。二哥呢，一百里外作事去了。二嫂呢，這時候還沒接過門。家中除了用人而外，就是我和我的三哥陪伴着我們的母親。

今天這樣好的天氣，又是上燈子坎的墳，所以我的三哥自然很早的便拿着他的‘王字’風箏走了。我想到我三哥的風箏上要掛火砲，火砲要在半空

中響，我真是心花怒發恨不得立即同他一齊去；無奈我母親一定要拘束我的自由：她要我同她一同走阿！

我母親又走得慢，我們永遠落在大隊人的後面。很遠的，很遠的，雖然可以望得見我三哥他們放在空中的風箏；但那火砲是如何掛上的，如何會發響，如何響法，却是完全看不見的。媽媽看出我這種不耐耐的神情，於是向我說：

“孟平，我們慢慢地走，我要講很好聽的故事給你聽呢。”

“媽媽，講神仙故事！”

“好嗎。——麥萍，你看見前面走的我們孟家這一大羣人麼？我們是多麼快樂！我們在墳山上殺豬殺羊來祭奠祖先，我們一百多人在墳山上說說笑笑地吃飯……誰不羨慕我們？我們這地方有幾家人戶能如此！你想。……”

這不但不是神仙故事，而且甚至於不成故事。我聽得實在有些不耐煩了，於是說：

“媽媽，你怎麼不講神仙故事？”

我母親很嬌愛的說：

“小孩子，這就是故事的起頭了。我們這樣多的人，你知道是從那裏來的？就是我們今天要去上的啓祖孟信一人傳下來的。我們姓孟的從前都是江蘇彭城人，——現在叫作徐州了——就是我們這位啓祖一人出發到這裏來，成立了一大家。他來的時候，這些地方還是一片荒土，他獨自一人在山中牧羊過活。後來他被老虎咬去了。……”

“怎麼現在還有他的墳在這裏呢？”

“你不知道，老虎咬去把他吃了，地上留下無數的血跡。於是他的兒子——孟石，孟玉——把這些泥土挖起來，糊在楊柳枝條上作成人形葬埋在此地。現在已經兩百年了！”

“媽媽，這老虎後來打着了沒有？”

“沒有。”

只這兩個字使我好久不說話。我一面走着一面夢想我們啓祖的不幸。我急於想去下細觀看我們啓祖這一座特異的墳。果然不久我們就走到了。

一個大墳院，高低不等的墳恐怕有四五十堆。有的墳上有綠茅草的，有的還是一培新土的：有的面前有一通大石碑的，有的却僅僅一塊大石代表了碑的。這時候我看見有好些人都站在墳上去掛五色紙錢去了，有的却打坐在地下休息了。我的三哥，縱使到了這樣快要祭祖先的時候，他仍放着他的‘王字’風箏，乘瓊，乘珍，……他們這幾個與我的年紀一樣大的小孩子，正在放他們私自買的小火砲，在這清明時節四野和風的空中那火砲‘拍！’‘拍！’的破裂聲震動了我的耳鼓，使我立時忘了參觀啓祖的墳。我立時走上前去向他們要一隻燃着的香來放我的火砲，無奈我今天的母親却處處不讓我的自由，一手把我拉着說：

“孟平，你不要走了。”

我只好隨着母親，穿過人叢，走到了墳院的盡頭處。我們坐在一座茅草雖然很深而石碑却還不舊的墳邊。我母親慢慢地取出了私下帶來的香燭紙錢之類。她點上香燭，插在碑前土地上自己磕了頭以後，叫我也照樣地磕幾個頭。隨後，焚化紙錢。

我母親望着那慢慢地歸爐的紙錢出神了好久，然後指着墳向我說：

“孟平，你知道麼？這裏面睡下的，便是你死了九年的父親阿！”

說完，她便哭起來了。我心中一陣陣酸辛，不覺也哭了。

我們哭到忘了一切而精神已然十分疲倦的時候，‘劈！’‘劈！’‘拍！’‘拍！’……的火砲聲，與及衆人喧鬧聲來驚醒了我們。我的母親揩了自己的眼淚，止住了我的哭聲；我們就坐在那裏好久不說話。假如不是和善的三嬸來找我們的話，我相信我們今天不會再離開那地方了。

我們走到每年都在那裏開野餐的地方去。這時候衆人已經坐下了，我母親和我也找了一隙空地坐下。不久，照例的羊肉豬肉端來了；我的母親很不注意地隨便吃了一點。她等我吃完以後立即拉我回家。

二 上郭坪

我和我的姪兒乘殯前幾天便立了一個最秘密的條約，就是：我們得着上郭坪的機會，去發現桃花源；而且發現了那地方以後，我們絕不像漁夫一樣告訴別人。即使母親，我們也要對她守秘密；因為不守秘密，她便不允許我們隨時去了。我們兩個立了誓，我們兩個夢想着那與人隔絕的仙境。不過要說我們也與陶淵明一樣，愛的是自然社會，愛的是‘黃髮垂髫，怡然自樂’的情景；那又未免誤解了一對十二歲小孩子的心理。我們不懂得誰是陶淵明，我們只知道有一個桃花源。我們知道桃花源隔我們住的家不遠，因為母親是這樣回答我們的，當其我們問她的時候。

隔我們住家不遠而又像桃花源洞外的景緻。算是上郭坪去的沿路了。現在我們所要發現的不是那兩山夾着的小溪。那類的溪到處都是；我們愛的和所要發現的是那神異的洞口阿！

神異的洞口阿！我們爲要發現你在何處，我們天一亮就起來了。我們不等衆人，在太陽剛出土一尺的時候，便背着小口袋先出發了。我們沿着溪

走，果然不久就看見前面岸上有三五株桃花。雖然地上沒有許多青草而桃花因為無風的原故也不會掉下一些花瓣來；但那彎彎曲曲的流水和清幽的山谷已顯出決然無疑是桃花源的神情。我們於是很高興地沿着溪行：因為溪的盡頭處，便是我們所渴望的洞口了。

但是我們走了許久，仍不見有甚麼洞口，而且溪水也沒有盡頭，這使我們有些失望了。好在岸上不到數百步總有幾株桃花安慰我們失望的心情；不然，我與我的姪兒早犧牲了這騙人的桃花源等着大隊一同到郭坪看祖墳去了。

但是我們畢竟是十二歲的小孩子，畢竟精神上的興奮敵不過肉體上的疲乏，因此，我們在桃花樹下坐着了。

溪水在亂石上潺潺的流，幾條無色的小魚在裏面游來游去。我們一下興奮起來了想去捉魚，我們想捉魚來送與洞中居住的人民阿！我與我的姪兒跨步在石塊上踏過溪那邊去。我們剛一起手捉魚的時候，魚，一個也不見了。我們於是沿着溪那

邊往前走。過一陣，乘璜忽然拍掌高聲叫道：

“那不是桃源洞是甚麼？那不是桃源洞是甚麼！四叔，快走，快走！”

我舉頭一看，果然望見如掌形的山谷下，綠樹深處，露出一個洞口來。谷峯的最高的地方，尤有幾株桃花，這顯然是當日漁夫停船的所在了，我們氣喘吁吁地上前跑去。原來這洞口不是洞口，乃是一個深淵的出道；有一條小路，可以直達下面最深的地方。我們這時候仍然很堅信這是桃源洞口；因為在這樣無人的地方，忽來此小道，這不明明是漁夫往來的路麼？我們於是異常膽大地沿着這小路下進去，我們忽然聽見有一些腳步聲，我們站立住不敢向前走。後來是我先發現腳步聲，這聲音是一個穿藍布衣服的老者發出來的，我直覺地叫出來了：

“老漁父！老漁父！”

老者十分驚訝地望着我們，半天纔說出話來：

“兩位小先生那裏來的？在這裏來作甚麼？”

“老漁父，老漁父！你引我們進桃源洞中去

罷。”

老者莫名其妙地呆立着。我們費了不少的力量纔把我們的意思講解明白了；但老者還是不懂。末了我們問他說：

“你是不是打魚的？”

“我不是。”老者纔明白地答。

“那麼，你不知道桃源洞在甚麼地方了？”

“我實在不知道！”

“這裏叫甚麼名字呢？”

“這裏是一個大坑，平常一個人也沒有來的。我是在這裏來採藥的。這裏有黃連，野靈芝草……——你倆個是走錯了路走到這裏來的罷？你們本來打算到甚麼地方去？告我罷。”

我們知道他不是漁父，也不識桃源的路境；我們於是告訴他說：

“我們要到郭坪去。”

“唉！你們走錯了路了。——好在這裏還不遠，來，我指你們的路罷。”

說完，他領了我們沿着小路上到了澗岸，指了我

們的去路，我們給了他兩個小餅，各自分手了。

到了墳山的時候，大家已經在那裏掛紙錢的掛紙錢，點燭的點燭了。我們匆匆磕了兩個頭，照例地放了許多火砲。隨後，在墳山的周圍各處走了一陣，大家打一聲招呼說：“吃飯啦！”於是一堆一堆的人，早已圍坐在地下了。熱燻燻的羊肉，豬肉，一碗一碗地端來。第一着只能聽見筷子碟子的聲音，及至幾分鐘後，大致是各人都喝了一點湯了，於是立時起了多數人的談話聲。只有我和我的姪兒秉璋還不曾忘記我們的桃源洞，彼此都不說話。

野餐後，照例我們孟家的長輩而且年紀稍大點的老人是後於衆人而回家的，因為他們還要在那裏指山畫水，考查先人的墓地是否能使兒子兒孫“發富發貴”。有時我與秉璋也肯參加他們這種略含神性的談話，這是我們的好奇心有這種要求。可是今天不同了：自從我們聽了林先生與我們講過桃花源記以後，一個月以來，我們夢想的便是如

何發現這樣的所在。今天居然被我們發現了！無論在洞口那位老人是否真的採藥人，無論他怎樣欺騙我們不准我們進去；但我們總相信那是桃源洞無疑。我們有我們的計畫，我們計畫着等那位老人走了以後，我們獨自地去。所以我們不等衆人動身以前，我們先就開步走了。我們依照着原路回來，我們留心我們所發現了的桃源洞口。但是我們走到快要抵家的時候了，永遠見不着那谷峯上的幾株桃花；至於洞口，更不知在何方了。所以我們到了大門口，各自要分手去見他親愛的母親的時候還說：

“真奇怪，乘璽！那洞口怎麼一下就不見了呢？”

“四叔，真奇怪阿！”

晚上，我忘了我與乘璽定的條約；我把發現桃源洞的事一一告訴了母親。

她微微笑了。

原书空白页

魚兒的命運

——贈汝釋——

明月高掛在天空，池缸中的水，比晶瑯還要透明清澈。微風吹起皺面，越顯得光華燦爛。在這般溫和的春夜裏生活着，是何等暢快呀！丁香花與海棠花在月下微笑着，於是私自地談論起來。時髦的，然而底子裏仍不免悲哀的丁香先說：

“無論人們怎樣誇讚我的美麗和芳香，無論小姐們怎樣喜歡賞玩我，我對於我自己的生活的，總是

不滿足的。我老是羨慕着我們這院中魚兒們的生活。你看，不是我說，海棠姐姐，他們是何等的快活呀！在水中游來游去。”

富有經驗的，然而還不免羞答答的海棠說：

“至於我，倒不羨慕任何樣的生活。我覺得這世界上沒有所謂快樂和痛苦，因此也無所謂悲觀和樂觀。一切都是虛幻的。正如我們所盼望的春姊姊一樣：匆匆地來，又匆匆歸去；這是甚麼意思呢？這不明明告訴我們說生的虛幻麼？”

“海棠姐，這愛，我們爲牠流過若許多眼淚的愛，道也是虛幻的麼？我看見魚兒們一對對地那般樣地相愛着，我的春情也就爲他激動了。海棠姐……”

“甚麼甜蜜啦，甚麼愛情啦，這是人們那傻子造出來害自己的名詞。甚麼？一切都是虛幻的。”

“不過我的心房動得過于厲害，我相信我實在把持不住了。我寧肯爲愛——縱使是虛幻的罷——而死去，我不肯生活在這沒有愛的國度裏。”

“就是說愛罷。難道愛不也就那痛苦的另外

一個名詞麼？我們不是魚兒，我安知道魚兒的痛苦？”

但是丁香花，終於哭起來了。

這些談話，魚兒們早聽見了。的確是痛苦塞滿了他們的心曲，所以他們不會出來分辯得。現在丁香花的哭，使得他們更淒然落淚了。

還是今天早上，太陽從東方出來，一引金光照在池缸中的時候，誰不羨慕魚兒們的快活。但是，幾乎與快樂同時來的不幸到了。一隻花白貓來用猛虎似的爪向池缸中一抓，把魚兒的父親的背撕破了。假如不是多智的人們把貓兒沒法弄開了的話，這一家魚的性命，早沒有了！

現在父親躺下了，母親在旁邊哭。魚兒和他親愛的幼年同伴奔走尋覓，直到晚上，父親的創傷不但不能救治，反加劇烈了。母親不停止地哭。在哭聲中，她說：

“我不能看見你受痛苦。我希望你或者是全

愈，或者是死去；因為我好決定我的命運：世界上
有你還在，我不願意死；沒有你在，我不能夠活，”

老魚一陣悲哀，創傷越更劇烈了。

在這時候，突然，如兇惡的鬼怪一般：池缸邊
上，花白色貓頭的可怖的影子又出現了。他們于是
都嚇怔了。花白貓把頭四下望了一望，一伸爪，極
容易地便把將死的老魚抓去了。

剩下的魚兒母子們擠作一團。除了哭泣而外，
甚麼能力也失掉了。花白貓在缸外喫老魚的聲音，
傳到了他們的耳鼓，使得他們恐怖的心完全粉碎
了。

可怖的影子又在池缸邊出現了。一聲響抓去
了魚兒的母親，再一聲響又抓去了魚兒親愛的終
身伴侶。

失去了親愛的母親，
失去了終身的伴侶
可憐弱小的魚兒，
孤單單地在這宇宙裏！

誰是魚兒的相親？
誰不是魚兒的仇敵？
皓月明星，
花陰柳影，
一般般春情，
都化作了惡貓的影子！

失去了仁愛的母親，
失去了美麗的伴侶，
可憐無力的魚兒，
孤單單地在深夜裏！
西方不見光明，
東隅日頭未起。
那不是紅桃？
那不是綠柳？
只心情不似依昔！
一般樣的春情，
却變作了惡貓的影子！

魚兒恐怖得實在不堪了。微風過處，丁香花陰荷葉花瓣掉在池水上面；都使他有一種不可解釋的戰慄。他怕；不過他怕的並不是死；所以他還囑告說：

“仁慈的主阿！你賜了我許多為我所親愛的來圍繞着我生活，使我不忍拋却這世界到你的座前去。現在，主啊，你既然把我的親愛的都召回去了，你同時應當把我也召回去。”

上帝是仁慈的；但是仁慈的上帝就不喜歡他的造物不能忍受世間的痛苦。因此任便魚兒怎樣哭泣，他也不命死神來接引他：花白貓吃了他的伴侶和他的母親後，因疲乏而睡着了！快要黎明的時候，這位瓦溝中的居民纔醒了。想去抓取這族魚中最後的一個。或者是花白貓的不小心，或者是魚兒的痛苦還沒有到完的時候，這一次却把一個十歲的哥兒驚醒了。他于是在床上吡吡的把貓逐開了。

想是已然天亮的時候了罷，哥兒復行睡去。池缸中最後的一個魚兒，終于被花白貓吃了。

小姐從閨中出來，望見缸中只一池清水，花白貓還在海棠花樹下酣睡；她明白了魚兒最後的命運，她不知不覺地，十分悲哀地哭了：

黃昏池畔映斜暉，
楊柳凄風撲面吹，
魚兒一去不復歸！
悲懷怕見傷心處，
低頭掩泣，
涕淚沾衣；
魚兒，魚兒，汝知也未？

記得是桃李紛芳柳綠時，
旭日早曠水一池，
喜我魚兒行樂事，
也似人間夫與妻：
雙雙影，自來去，
而今竟入羅貓腹！

魚兒，魚兒，一片片過程，
都是不堪回首處！

明月照欄杆，
花陰滿庭戶；
池水依然，
苔痕如故；
只是我親愛的魚兒，
現在何處？

落紅成陣，
流水東溷；
聚還散，來復去，
定然是天公相妒！
魚兒，魚兒，薄命誰憐？
只點點血淚，
掙你去到黃泉路！

黃昏時候，月兒還是從東方出來，歸鴉叫了幾

聲；丁香花與海棠花還是如昨日一樣在靜悄悄的
夜裏談起來了。

十五年五月在滬廡屋室中

原书空白页

蜜蜂與蝴蝶

有一個朋友，喜歡讀愛羅先珂的作品，而愛羅先珂的作品已經被她讀完了。怎麼辦呢？阿！我異想天開了，我太冒昧了，我要來寫一篇類似這類的東西特別為她讀阿！至于成功不成功，類狗不類狗，我也管不得許多了。寫下去！

十五年五月一號

有一隻極其清潔可愛的蜜蜂和一隻最美麗的蝴蝶，由一種好高心理的趨使，他們相約飛到

天空最高的地方去。住在他們常望見的那顆明星裏。

“那裏，那天空的高處不太冷麼？”花蝴蝶臨行時還這樣遲疑地問。

“不！不會冷的。只要我們兩個的心還在，只要我們兩個的心還在燃燒着愛的火焰，這世界永遠不會冷的。”

“真的麼，蜜蜂哥，真的麼？……”

蜜蜂不等她說完已經隨着這柔弱的蝴蝶往天空的高處飛起來了。

現在他們越飛越高了。這污濁的地面，尤其是素來使他們討厭的污濁的人類，漸漸地，在他們的眼中不甚分明了。他們見着這種景象，他們覺到他們週圍的空氣的清香，他們忘了一切憂愁的過去，他們互相笑着，他們算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了。

現在他們越飛越高了。他們低頭看不見地球在那一方了。於是他們格外高興。白溶溶的天空，使他們有一種任性的沉醉；他們不顧一切，他們竭力地往上飛，竭力地往上飛。

現在他們越飛越高，小蝴蝶終於不能支持了。

“蜜蜂哥，我實在疲乏了。”她說。

“親愛的，勉強支持一會兒，我們就可以達到那個可愛的星兒了。”

蝴蝶實在不能支持了。她的兩翅再也舉不起來了。蜜蜂看見這，頓起了一種深刻的憂傷，於是毅然飛到蝴蝶的翅膀下來說：

“蝴蝶妹，這樣，我扶着你，勉強支持一會兒，我們就可達到那個可愛的星兒了。”

蝴蝶又勉強飛了一會。這時候，忽然，在天空的高處起了一陣狂風。小蝴蝶於是更戰慄了，緊緊依靠着蜜蜂。他們再往高處飛的希望是沒有了，他們只能任便這狂風吹逐他們：到東，他們東；到西，他們西。只是他們還是緊緊地互相倚靠着。

風是越吹越大了，小蝴蝶把持不住她風怯的心，哭了。蜜蜂安慰她說：

“親愛的，哭甚麼呢？只要我還在你的旁邊。無論是天涯，無論是地角，無論是大海裏，只要我還

伴着你在，我們都同樣是很幸福的。”

誰知道呢？蜜蜂剛說完這話，一個不小心，果然被狂風把他們吹折開了，剩下孤單單的蝴蝶，甚麼心也沒有了。四週的空氣，如冰凍了一般樣寒冷；也可以說小蝴蝶的宇宙突然一下冰凍了。她只求快快地下墜；掉在深淵中，或者大海裏，以了結她的生命。可憐失去伴侶的弱者阿，她甚麼希望也沒有了！

傍晚的時節，月兒從東方出來，把她的銀色的光，籠罩了這茫茫的大地。一堆腐草上，躺下一隻將死的花蝴蝶。月光照在她的翅膀上，顯得她格外美麗；然而她的身子却已經憔悴得不堪了。

一些蟋蟀們，從她身旁跳過，知道她的歷史的，於是互相談論起來：

“這不是蜜蜂的好朋友想飛到天空去住在明星裏的那一位麼？”一個說。

“就是她，不知道爲甚麼又掉下來了！”又一個

說。

“也許是蜜蜂不愛她了罷！”第三個說。

——“也許是他們遇了別的阻礙，不能實行他們的理想罷。”

——“甚麼事要依照理想作去，這是極端自誇者作的事。”

——“這蝴蝶就是……”

這一種譏笑酸刻的議論，在花蝴蝶的耳邊談說，使得她的心完全碎了。她怕蟋蟀們聽見她，她不敢放聲哭，她只是暗地裏流淚，這些淚把她的兩翅浸濕了沾在腐草上，使她不能動顫。她想快死，然而她連自殺的能力都失去了。

蟋蟀們紛紛議論，把花蝴蝶病得要死的消息，傳遍了這野草的國度。於是有一隻藍色的蝴蝶，起了極大的同情；她邀約了同伴，採了一些藥物連夜地趕來看視她們的同類。

“姐姐，你怎樣了；還是服一點藥，看能救好你的病魔？”

“謝謝你們，我的病是不能醫治的了，而且我

也不願意再醫治牠了。”她勉強能說。說完她哭了出來。

“他在那裏去了？他還能轉來麼？唉，我死了，但是我願再見我的親愛的一面纔死阿！阿！親愛的，你真捨了我麼？你絕不來找我了麼？……我是何等的思念你呀！我一想到你，我的心還如火一般樣燃燒着，我自信要被這火把我燒死。阿！親愛的，你到那裏去了？……”

同來看她的蝴蝶們中，有一個是為好奇而來的，她看見花蝴蝶含着眼淚說這樣狂熱的話，她轉過面笑了。末了還是藍色的蝴蝶安慰着病者說：

“他一定要轉來的，他一定要來找着你的；無論在天涯，地角，大海裏，他一定會來伴着你的。”

花蝴蝶記起蜜蜂的話，她越見傷心了。在哭聲中，她越見興奮地說：

“真的麼？真的他會轉來麼？”

“真的，一定的。”藍色的蝴蝶安慰她說。說完，她給她的藥吃，讓她靜靜地休養以等待她的親愛的蜜蜂。其實這也不過是安慰她的話罷了。至于那

極端 潔淨可愛的蜜蜂，早已不知道掉在甚麼地方去了！

離開服了藥而稍能安睡的花蝴蝶後，有經驗的藍色的蝴蝶向她的同伴說：

“她的病是不能好的了。”

“爲甚麼？”其餘的蝴蝶們都爭着問。

“我告訴你們罷。因爲她的心已經有了深刻的不可醫治的愛的創傷。這創傷是看不見的，然而是很實在的。生的歡喜，生的苦痛，也就在這創傷上。現在假如蜜蜂還能轉來，花蝴蝶的病或者也可以立時痊愈。然而希望一件不可能的事，這不是更加增她的病麼？青年的同伴們，你們假如不能忍受花蝴蝶那般樣的痛苦，你們對於愛慎重些罷。”

說完，大家都不言語地各自飛回去了。惟有藍色的蝴蝶在明月下還獨自唱：“慎重同心花，勸儆莫輕折；”的歌兒，一面很憂愁似的慢慢地飛着。

第二天，一個九歲的哥兒，在草地上捕蟋蟀、

猛然見了一隻美麗的死蝴蝶，他立時把她帶了回去用一隻針從背部穿到她的胸部；隨後便把她釘在案頭作為雅緻的裝飾品。只是那有了愛的創傷的，花蝴蝶的心，已被他完完全全地刺破了。

十五年五月寫于避麻煩室中。

國慶日

我拉着我母親的左手，向那人最多的街道走去；走了差不多一點鐘，我母親被我累得疲乏了，於是說：

“孟平，我們不要前面去了，回去罷，你哥哥他們在家等我們吃飯呢。”

我想，母親雖然很愛我，究竟不體諒我的情感：一個九歲的孩子，同着他親愛的母親，在國慶紀念日去參觀掛滿了琉璃燈的街市，他會疲倦麼？那些紅紙的人物。那些黠黠的詩歌。那些燈上活動

的影子……這不比一碗白豆腐湯，一碟火腿肉的吃飯好得多麼？

“媽媽，我不餓。”我餓着說。

我母親微微笑了，在懷中取出了一疊桃片糕給我。她明知道我餓了。

我們繼續又往前走。

不久，果然連我自己也困頓得不堪了，因此我也不說話。我母親一下不得我的同意，拉着我便往回家的路上走；走了不遠，我們不知怎樣一轉灣就迷失了方向，我母親有些着急了，但她却十分柔愛地向我說：

“孟平，這路連我也不認識了，我們往那去坐下憩一會，問問人再走罷。

——不，媽媽，我知道，這路。”

這自然被我母親否認了，她帶了一種愛我的胆大而又小視我的智識的微笑看着我；我可不等她開口，我又說：

“媽媽，你不信，你問問人看看我說的對不對。”

我們剛站起來等機會問人的時候，我母親也想起我所指的路是不錯的了，於是抱着我的頭親了一個嘴，然後繼續回家的路程。

在我們新遷的房舍客廳中，有無數的客人；我站在我母親的旁邊，搜她衣袋中的錢去買火炮。忽然，一個客在我的對面發出聲音說：

“孟平四表弟，今年九歲了，聽說還沒有上過學，不認識字……不過聽說他的心算很好，我出一個題與你算算，四表弟，‘五個十三是多少？’……”

我不答應他。我母親為要顯他兒子的才能，立即催我說：

“大表兄問你，快算出來！”

這一次我才算不出來，我母親生怕別人委曲了她的兒子，於是立時替我辯護說：

“他平常比這更多的數目還能算，今天他看見人多了，不好意思。”

接着她就把今天我們如何去看國慶紀念會，如何走倦了，如何迷失了道路，如何是我指路我們

才回來了，用很清楚的口音，詳詳細細地敘了一遍。大表兄十分稱讚我，想過來拉着我的手。但是我的頭攢在我母親的懷中，兩隻小手已經插在她的大袖口中去了。我的母親一隻手拍着我的背，下巴頂在我的頭上，牙齒咬着我的頭髮，低低向我說：

“乖乖，你困了麼？我們睡去！”

我記得很清楚，這一次我母親是穿着她新作的綫子衣服同我睡覺的；不過我醒來的時候，不但摸不着她的綫子衣服，連人也不見了；我哭，我放聲哭了。不知道怎樣，一下，我母親又在我的旁邊坐下了；她向我說：

“別哭了，我在這裏，平平。”

三年後的國慶紀念日，我同我的老兄 我們哭着送永別我們，而到另一世界去住了的母親到墳上去了。

現在又過九年了，她的不肖的兒子，還是空懷望那國慶日一年年的過去；在這些日子中尋不出

半絲兒安慰來。“別哭了，我在這裏，孟平。”的聲音，一天遠似一天，只是那印象，却因一番國慶紀念而益加深刻了。

十六年十月十日寫

原书空白页

三 姐

~~~~兒時回憶之一~~~~

今天在學校裏得了好多獎品，這是何等得意的事！我，快回家向媽媽說去不可，我跑，我用力的跑！

“高媽，媽媽到那裏去了？”

“在你三姐姐的房中。”

說在三姐姐的房中，這使我有一點失望。因為十幾天以來，說三姐姐怕我‘鬧’，不准我進她的房中去了；其實三姐姐平常和我說笑，聲音都很大，

她何嘗是怕‘鬧’的人！不過他們藉口不要我進去罷了。但是我自己也發現了些奇異：第一就是天天不離我的媽媽，現在也不管我，整天不出三姐姐的房門了。其次就是高媽每天總要端一兩碗黑水進去，據說這就是三姐姐要喝的：誰想得到？三姐姐不吃飯却喝那樣可厭的黑水！還有更可怪的，便是三姐姐的房中雖然有奇異，然而却聽不出一點聲響。——總之，無論他有什麼奇異，我今天是特別情形：我今天得了林先生親手送給我的獎品。我今天非進去不可。我跨步剛要進門的時候，高媽一手把我攔住：

“四少爺，你不要進去！”

“爲什麼？”

“叫你不要進去！”她以老僕人的資格帶呵斥的樣子說了。

我想：這到底爲什麼事呢？這一個迷藏非趁此機會猜破不可。高媽越攔着我，我越要進去。可是她的大力終於使我失敗了。

這時候我拉着高媽的手不放——其實是延長

我偷看裏面的時間——我看見裏面很黑，幾乎分不清楚誰是誰：好在二嫂手中拿了一支臘燭，在那黑角的箱子中翻衣服。在她的燭光閃閃之下，我看見了好些人：都是我認識的。胡二娘，李嫂，……三姐姐呢，完全不與平常一樣的可愛了：蒼白而且極瘦的臉，加以眼睛閉着，又不說話，直挺挺的身子坐在床中間；後面假如不是李嫂坐在床頭，把她撐着與她梳頭的時候，我想她一定倒下去了：這使我有些可怕。並且我看見媽媽坐在椅子上，彷彿在哭的樣子，這更使我憂懼。我正又想勉力奔進去的時候，胡二娘忽然責備的說道：

“高媽！你怎麼不把四少爺引開？”

我趁着衆人都把我看重要了的時候，反使我更有勇氣堅持不走。二嫂這時候已經埋頭在箱子中去了，但她從裏面發出聲音來說：

“四弟，我那抽屜裏有錢，你自己拿去買沙仁糕吃。快去！”

沙仁糕是我愛吃的，而且自由取錢又是容易的事，因此，我暫時犧牲了這一邊，便跑在二嫂

房中去了。

放錢的抽屜我是認識的，因為我從前也在那裏取過錢；但我往常取的無非是幾個制錢，這一次我却胆大，敢於取了十幾個銅子！

我拿着錢了！但是我仍然不走，因為我究竟要偵探她們的行徑。我於是跑在側邊書房去，這裏雖然看不見她們，但隱隱可以聽見從三姐姐房中發出來的聲響。一會兒，我果然聽見好些脚步聲，從那裏出來了。我急忙爬在窗子上去看，原來胡二娘等把我直挺挺的三姐姐抓出來了，就從我窗下經過。二嫂跟在後面，拿了好些衣服一樣。母親蒙着臉大哭。

堂屋的一角，彷彿地下舖有草蓆的樣子。他們把三姐姐放在上面。二嫂在衣服中找出一條白布，從頭至腳的把三姐姐蓋着。胡二娘悄悄的向二嫂不知說了些甚麼，二嫂便把母親扶着進屋子去了。我心裏想：這時候我該可以進去了咳？我於是跑去。媽媽坐在床邊，已經沒有哭了；我就上榻板去，倒在我母親懷中問道：

，‘媽媽，三姐姐怎樣了？’

“夢萍，………………”她拍我的背一下說了這兩個字，眼淚又一點一點的止不着掉下來了。

十四，三，十三：西山宋氏別墅